

聊

齋

誌

異

聊齋誌異卷十

般陽

王貨郎

濟南業酒人某翁，遺子小二，往齊河索貨，價出西門，見光
阿大，時大死已久，二鵲問哥那得來，答云：冥府一疑案，須
第一証之。二作色怒詆，大指後一人如皂狀者，曰：官役在此，
我豈自由耶？但引手招之，不覺從去。晝夜狂奔，至泰山下，
忽見官衙，方將並入，見群衆紛出，皂問所事何如矣。一人
曰：勿須復入，結矣。皂乃釋令歸。大憂弟無資，谷皂思良久，
即引二公走二三十里，入村至一家檐下，囑云：如有人出，

便使相送如其不肯便道王爵即言之矣遂去二冥然而
僵既曉第主出見人先門外大駭守移時微蘇扶入餌之
始言里居即求資送主人難之二如皂言主人驚絕急催
騎送之歸償之不受問其故亦不言別而去

罷龍

膠州王侍御出使琉球舟行海中忽自雲際墮一巨龍激水
高數丈龍半浮半沉仰其首以舟承領睛半合嗒然若喪
閻舟大恐停橈不敢少動舟人曰此天上行雨之疲龍也王懇勅于
上焚香共祝之移時悠然遂逝舟方行又一龍墮如前狀日凡三
四又踰日舟人命多備白米戒曰去清水潭不遠矣如有所見

但糝米于水寂無聲俄至一處水清澈底下有群龍五色如盆如甕條已盡伏有蜿蜒者鱗鬣爪牙歷歷可數衆神魂俱喪聞息含睟不惟不敢窺並不能動惟舟人握米自撒久則見海波深黑始有呻者因問擲米之故答曰龍畏蛆恐入其甲白米類蛆故龍見輒伏舟行其上可無害也

○○○真生

長安士人賈子龍偶過鄰巷見一客風度洒如問之則真生咸陽僦寓者也心慕之明日往投刺適值其出凡三謁皆不遇乃陰使人窺其在舍而後過之真走避不出賈搜之始出促膝傾談大相知悅賈就逆旅遣僮行沽真又善飲能雅詠樂甚酒欲盡真

搜篋出飲器玉卮無當注杯酒其中盎然已滿以小盞挹取
入壺並無少減質異之堅求其辭真曰我不願相見者君無他
短但貪心未靜耳此乃仙家隱術何能相授賈曰寃哉我何貪
間萌奢想者徒以貧耳一笑而散由此往來無間形骸忘每值
乏窘真輒出黑石一塊吹咒其上以磨瓦礫立刻化為白金便以贈
法僅足所用未嘗廢餘賈每求益真曰我言君余如何如何賈思
明告必不可得將乘其醉懷竊石而要之一日飲既醉賈潛起
搜諸衣底真覺之曰子真貪心不可處也遂辭別移居而去
後年餘賈游河干見一石室紫綈類真生物拾之珍藏若
寶過數日真忽至睽然若有所失賈慰問之真曰君前所

見乃仙人點金石也。曩從抱真子游。彼憐我介。以此相貶。醉後
失去。隱卜當在君所。如有還帶之思。不敢忘報。賈笑曰。僕生平
不敢欺友朋。誠如所卜。但知管仲之貧者。莫如鮑叔。君且奈何。真
請以百金為贈。賈曰。百金非少。但授我口訣。一親試之。無憾矣。真
恐其寡信。賈曰。君自仙人。豈不知賈某字失信于朋友者乎。真授
其訣。賈顧砌石上有巨石。將試之。真掣其肘。不聽。前賈乃俯掬半
磚置砧上。曰。若此者非多耶。真乃聽之。賈不磨磚磨砧。真變色。
欲與爭。而砧已化為渾金。反石于真。真嘆曰。業如此。復何言。然安
以福祿加人。必遭天譴。如違我罪。施材百具。紫衣百領。肯之乎。賈
曰。僕所欲得錢者。原非欲窖藏之也。君尚視我為守錢虜耶。

真喜而去。賈得金且施。且賈不三年。施教已滿。真忽至。握手曰。君信義人也。別後被福神奏帝。削去仙籍。蒙君博施。今幸以功德消罪。願勉之。勿替也。賈問真係天上何曹。曰。我乃有道之孤耳。出身素微。不堪孽累。故生平自愛。毫不敢妄作。賈為設酒。遂與飲。飲如初。賈至九十餘。孤猶時至其家。

長山某賣斛藥。即垂危。灌之無不活。然秘其方。不傳人。一日以株連被逮。妻弟餉獄食。隱置砒霜。坐待食已。乃告之。不信。少頃腹中潰動。始大驚。罵曰。畜生。速向城中物色薛某。不為求。清水一盞將來。妻弟如言覓至。某已嘔瀉欲死。急服之。立刻而愈。其方始傳。此亦猶狐之秘其石也。

○布商

布商某至青州境偶入廢寺見其院宇零落嘆悼不已僧在側
曰如有善信暫起山門亦佛面之光客即慨任僧喜邀入方丈款
待殷勤僧又舉內外殿閣并請裝修客辭不能僧固強乞詞色
悍怒客惧請偃囊倒裝悉以投僧欲出僧止之曰君竭貲實非
所願得毋甘心于我乎不如先之遂持刀相向客哀求切不聽請
自經許之逼置暗室且迫促之適有防海將軍經寺外遙自缺
牆外望見一紅裳女子入僧舍疑之下馬入寺徧搜不得至暗室
所嚴扃雙扉僧不肯開托有妖異將軍怒斬闕入則見客縊
梁上救之復甦詰得其情又械問僧女子所在實為烏有是

神佛現化也殺僧財物仍以歸客客重募脩廟宇從此香火大盛趙孝廉與原言之最悉

彭二掙

禹城韓公甫言與邑人彭二掙並行于途忽回首不見之惟空塞隨行但聞號救甚急細聽則在被囊中近視囊內索然雖偏重不得墮欲出之而囊口縫紉甚密以刀斷縫始見彭大卧其中出而問之亦不自知其何以入蓋其家有狐為祟乃狐之所為也

何仙

長山王公子瑞亭能以乩卜此神自稱何仙乃純陽弟子或云是呂祖跨鶴云每降輒與人論文作詩李太史質君師事之丹黃課

統理緒明切太史揣摹成何仙力居多焉故文學士多皈依之
每為人決疑難事多憑理不甚言休咎辛未朱文宗案臨濟南
試後諸友請決第等何仙索試藝悉月旦之有樂陵李忬乃好學
深思之士其相好友在座出其文代為之讀凡批云一等少間又批云適
評李生據文為漸然此生運氣大晦應犯夏楚異哉文與數適
不相符寧文宗不論文耶諸公少待試在探之少頃又書云適至
提學署中見文宗公事旁午所焦慮者殊不在文也一切置之幕
客五六人果生例監都在其中前生全無根氣大半餓鬼道中
游魂乞食于四方者也曾在黑暗獄中八百年損其目之精氣如
人久在洞中乍出則天地異色無正明也中有一二為人身所化者

聞卷公會恐不能適相值耳。衆問執回之術。書云其術至實。人所共曉。何必問衆會其意。以告李。李以文質孫太史子。未且訴以兆。太史替其文。為辭其惑。李心益壯。此語不復置懷。案發竟居四等。太史大駭。取其文復閱之。殊無疵。據評云石門公祖素有文名。必不悠譔至此。必幕中醉漢不識。白語者所為。于是衆益服何仙之神。其焚香祝謝之。凡又批云李生。勿以暫時之屈。遂懷慚作。當多寫試卷。並累之。明歲可得優等。李如言布之。久而署中亦聞懸牌特魁之科。試果列優等。其靈應如此。

異史氏曰。幕中多此輩客。無怪京中醜婦巷內至多。無
閒牀也。

○○○神女

米生關人偶入郡。飲醉過市。聞高門中有簫聲。詢知為閨壽筵者。然門庭珠清寂。醉中雅愛笙歌。因就街頭寫脫生刺。封祝壽儀投焉。人間君係此翁何親。米云並非。人又云此流寓于此。不審何官。甚屬驕倨。既非親屬。又將何求。生悔之。而刺已投矣。未幾兩少年出迎。華裳炫目。丰采都雅。揖生入。見一叟南向坐。東西列數筵。客六七人。皆似貴冑。見生至。俱起為禮。叟亦杖而起。生久立待。與周旋。叟殊不離席。兩少年致詞曰。家君衰邁。起拜良難。予兄弟代謝高賢之枉駕也。生遜謝。遂增一筵于上。叟更接席。未幾女樂作于下。座後設琉璃屏。以幃內養鼓。

吹大作。座客無譁。筵將終。兩少年起。各以巨杯勸客。杯可容三斗。生有難色。然見客受亦受。傾刻四顧。主客盡醉。生不得已。亦強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起而告退。少年強挽其裾。生大醉。過地。但覺有人以冷水洒面。恍然若寤。起視。賓客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遂別而歸。後再過其門。則已遷去矣。自郡歸。偶適市。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並不識。姑從之。入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諸姓市中磨鏡者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君識之否。生曰。不識。諸曰。予出入其門。最稔。翁傳姓。不知其何籍何官。先生上壽時。我方在輝下。故識之也。日暮飲散。鮑莊夜死于途。鮑父不識諸。執名訟。

生檢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備歷械梏以諸未獲
罪無申証禁繫之年餘直指巡方廉知其寃釋之家中田產
蕩盡衣巾革襦囊可開復于是携囊入郡日將暮休憩路
側遙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既過忽命停輿車中命一青衣
問生君非米姓乎生曰諾問何須宴若此生告以故問安往
又告之青衣向車中設復返請生至車前車中以纖手塞簾微
曉之乃絕代佳人也謂生曰君不幸得无妄之禍甚為太息今日
學使署非白手可以出入者途中無可為贈乃于髻上摘珠
花一朵授生曰此物可鬻百金請緘藏之生下拜欲問官闕
車發已遠不解何人執花懸想上綴明珠非凡物也珍藏

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勒索甚苦生又不忍貨花遂歸依于
兄嫂幸兄賢為之經紀負不廢讀過歲赴郡應試誤入深
山時值清明遊人甚衆有數女騎來內一女即向年車中人
也見生停驂問何往生具對女驚曰君衣頂尚未復耶生慘
然出珠花曰不忍棄此故未復也女即牽紅上頰罵云且坐
待路隔款段而去久之婢馳馬來以裹物授生曰娘子說如今
學使之門如市贈白金二百為進取之資生辭曰娘子惡我多
矣自分撥芹不難重賜所不敢受但告以姓名繪小像焚香
供之足矣婢不顧妻金于地上而去生得金終不屑索緣旋
入邑庠第一乃以金授兄善行運三年舊業盡復適有巡

撫于闐者。乃生祖門人。優恆甚厚。然生素清覲。雖屬通家。不肯
少有干謁。一日有客。裹馬至門。家人不識。生出視。則傅公子也。揖
入。各道間闊。治具相款。有酒既陳。公子起而請間。相將入內。公子
拜伏于地。生驚問故。則愴然曰。家君適罹大禍。欲有求于撫
臺。非兄不可。生力辭曰。渠雖世誼。而以私干人。生平從不爲也。
公子伏地哀泣。生屬色曰。小生與公子一飲之知交耳。何遂以喪
節。強人。公子大慚。起而別去。越日。方獨坐。有青衣人入視之。即
山中贈金者。生方驚起。青衣曰。君忘珠花耶。生曰。不敢忘。曰。
昨公子。即娘子胞兄也。生聞之竊喜。僞曰。此難相信。若得娘
子親見一言。則油鼎可蹈耳。不然不敢奉命。青衣乃馳馬去。

更半復返扣扉入曰娘子來已言未幾女郎慘然入向壁而
哭。不出一語。生拜曰。小生非娘子無以有今日。但有灑策敢
不惟命。女曰。受人求者常驕人。求人者常畏人。中夜奔波
生平何解此苦。祇以畏人故耳。亦復何言。生慰之曰。小生所
以不遽諾者。恐過此一見為難耳。使卿夙夜蒙露。吾知罪矣。
因挽其袂。隱柳搔之。女怒曰。子誠敝人也不念曠昔之義而欲
乘人之厄。子過矣。子過矣。怒然而出。登車欲去。生追出謝過。
長跪而要遮之。青衣亦為緩頰。女意稍解。就車中謂生曰。
實告君。妾非人。乃神女也。家君為南岳都司理。偶失禮于地
官。將達帝庭。非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君如不忘舊義。

以黃紙一幅為喜求之言已。車發遂去。生歸懷悵不已。乃假驢
崇言于巡撫。巡撫以事近並疊不許。生以厚金賂其心腹。諾之。
而未得其便。及歸。青衣候門。生具告之。然然遂去。意似怨其
不忠。生追語之曰。歸告娘子。如事不諧。我以身命殉之。歸而
終夜思維。計無所出。適院署有寵喜購珠。生乃以珠花獻之。
姬大悅。竊印為生箴之。懷歸。青衣適至。笑曰。妾不辱命。但數
年來貧賤乞食。所不忍鬻者。今仍為主人棄之矣。因告以情。
且曰。黃金拋棄。我都不惜。寄語娘子。珠花酒要償也。踰數日。傳
公子登堂申謝。納黃金百兩。生作色曰。所以然者。為令妹之惠。
我無私耳。不然。即萬金豈足以易名節哉。再強之。生色益厲。公

子慚退曰。此事殊未了。冀日青衣奉女。即命進明珠百顆。曰。此足以償珠花耶。生曰。重花者。非貴珠也。設當日贈我百鎰之寶。直須賣作富家翁耳。什襲而甘貧賤。何為乎。娘子仲人。小生何敢他望。幸得報洪恩于萬一。死無憾矣。青衣置珠案。問生朝拜而後却之。越數日。公子又至。生命治酒。公子使從人入厨下。自行烹調。相對酣飲。歡若一家。有客餽苦糖。公子飲而美。引盡百殘。面頰微頰。乃謂生曰。君貞介士。愚兄弟不能早知。君有愧裙釵多矣。家君感大德。無以相報。欲以妹子附為昏姻。恐以幽明見嫌也。生喜出非常。不知所對。公子辭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鉤長。天孫有少女下嫁。吉期。

也可備青廬。次夕果送女。即至。一切無異常人。三日後。女自見嫂。以及僕婦。皆有餽賞。又最賢。事嫂如姑。數年不肯勸納。妻生不肯適。兄賈于江淮。為買少姬而歸。姬姓顧。小字博古。貌亦清婉。夫婦皆喜。見髻上插珠花。酷似當年故物。摘視果然異。而詰之。答云。昔有巡撫愛妾死。其婢盜出鬻于市。先人廉其值。買歸。妻愛之。先父止生妻。故與妾。後父死。家落。妻寄養于顧媼家。顧妻嫉行。見珠屢欲售去。妻死不肯。故得存也。夫婦嘆曰。十年之物。復歸故主。豈非數哉。女另出珠花一朵曰。此物久無偶矣。因并賜之。親為簪于髻上。姬退問女郎家世。甚悉。家人皆諱言之。陰語生曰。妾視娘子。非人間人也。其眉

目間有神氣。昨簪花時得近視其美麗出于肌表。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生笑之。姬曰。君勿言。妾將試之。如其神。但有所須。無人處焚香以求。彼當自知。女即繡襪精工。博士愛之。而未敢言。乃即閨中焚香祝之。女早起。忽檢篋中。出襪遣婢贈博士。望見而笑。女問故。以實告。女曰。惡哉。婢果因其惡。而憐愛之。然博士益恭。沐浴時必薰沐。以執後。博士一舉而男。而人分字之。生八十。女貌猶如處子。生病。女置材。倍加寬大。及死。女不哭。男女他適。女已材中死矣。因合葬之。至今傳為大材塚云。

異史氏曰。女則神矣。博士而能知之。是遵何術。與乃知人之慧。固有靈于神者矣。

○○○湘裙

曷仲陝西延安人與兄偈同居友愛數篤伯三十而卒無嗣嫂亦
繼亡仲痛悼之每思生二子則一繼兄後甫舉一男而仲妻又死
仲恐繼娶不賢特購一妾鄰村有貨婢者仲往相之畧不稱意
被友人留酌醉歸途中遇故密友果生邀至其家竟忘其已死隨
之而去入其門並非舊第問之曰新移于此入謀酒又告竭囑仲坐
待挈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俟之忽見一婦人控轡而過有八九歲童
子隨之其面目神色頗類其兄心惻然動急委繼之便問童子何
姓童曰姓曷仲驚又問其父名曰不知叙問間已至其家婦人下
驢入仲執童子曰汝父在家否童入問少頃一媼出窺則其嫂也訝

叔何來仲大驚隨入見塵落整頓問兄何在嫂曰貴負未歸問
騎驢者何人曰此汝兄妻甘氏生兩男矣長阿大赴市未返汝
所見者阿小坐久酒漸醒始悟所見皆鬼無以兄弟情切亦不
甚恨嫂治酒飯仲急欲見兄促阿小覓之良久哭而歸云李家
負欠不還反與父鬻仲聞之與阿小奔去見兩人方許兄地上仲
怒奮拳直入人盡路急救兄起歎已俱奔追捉一人極楚無算
始起執兄手頰足哀泣兄亦泣既歸舉家悲問乃其酒食兄弟
相慶忽一少年入年約十六七伯呼阿大拜叔仲挽之哭向兄曰
大哥地下有兩子而墳墓不掃弟又無妻子奈何伯亦悽惻
嫂曰遣阿小從叔去亦得阿小聞言依叔肘下眷戀不去仲撫

之問汝樂從否。答云。樂從。仲念鬼雖非人。慰情亦勝無也。因為解顏。伯曰。從去。但勿嬌慣。耳。啖以血肉。驅向日中。曝之。干過乃已。六七歲兒。歷春及夏。骨肉更生。可以娶妻育子。但恐不壽耳。言間。有少女在門外窺聽。意致溫婉。仲疑為兄女。因問兄曰。此名湘裙。吾妾妹也。孤而無歸。寄食十年矣。問已字否。伯曰。尚未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窗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牧牛子。仲頗心動。未便明言。既而伯起。設榻于齋。止弟宿。仲本不欲留。意戀湘裙。將探兄意。遂別兄就寢。時方初春。天氣尚寒。齋中風無煙火。森然冷坐。思得小飲。俄見阿心推扉入。以杯羹斗酒置案上。仲問誰為。答曰。湘姨。酒將盡。又以灰覆盆火置床下。仲問爹

娘膝乎曰。睡已久矣。汝寢何所。曰與湘姨同榻耳。阿小僕叔眠乃掩門去。仲念湘裙慧而解意。愈愛慕之。且能撫阿小欲得之心更堅。輾轉終夜。早起告兄曰。弟子然無偶。願大哥留意。伯曰。吾家非一瓢一擔者。物色當自有人。地下即有佳麗。恐于弟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何害。伯會意曰。湘裙亦佳。但以巨針刺入血。迎出不止者。便可為生人妻。何得草草。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但搖首。仲求不已。嫂曰。試捉湘裙強刺驗之。不可。乃已。遂握針出門外。遇湘裙急捉其腕。則血痕猶濕。蓋聞伯言時。已自試之矣。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意喬才久矣。禹為之代慮耶。妻聞之怒。趋近湘裙。以指刺眶而罵曰。淫婢。

不差。欲從阿叔奔走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愧憤。哭欲覓死。舉家騰沸。仲乃大慚。別兄嫂。率阿小而出。兄曰。弟姑去。阿小勿使復來。恐損其生氣也。仲曰。諾。既歸。僞增其言。年托言兄責婢之遺腹子。衆以其貌酷肖。亦信為伯道體。仲教之讀。輒遣祀書。就日中誦之。初以為苦。久而漸安。六月中。几案灼人。而兒戲且誦。殊無少怨。兒甚慧。日盡半卷。夜與叔抵足。恒背誦之。叔甚慰。又以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棲想矣。一日。雙媒來為阿小議婚。中饋無人心。甚燥急。忽詢媒自外入。曰。阿叔勿怪。吾送湘裙至矣。緣婢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叔如此表。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甚歡悅。甫嫂坐。其述有客在堂。乃

趙出少間復入則甘氏已去湘裙卻執入厨下刀砧盈耳夫俄
而有裁羅列烹飪得宜客去仲入見湘裙凝妝坐室中遂與交
拜成禮至晚女仍欲與阿英宿仲曰我欲以陽氣溫之不可離
也因置女別室惟晚開杯酒往歡會而已湘裙撫前子如
己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妻款洽仲戲問陰世有佳人否女思良久
答曰未見惟鄰女藏靈仙群以美顏貌亦猶人要善脩飾耳
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蕩也如欲見之頃刻可致但此等人
未可姑意仲急欲一見女把筆似欲作畫既而擲管曰不可不可
強之再四乃曰勿為所惑仲諾之遂裂紙作數畫若符于門外
焚之少時簾動鈴鳴叱作焚聲女起曳入高髻雲鬟殆類

畫圖扶坐牀頭酌酒相叙間瀾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
談數盞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迷亂魂蕩魂飛
目前唯得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頃刻不離于側歲靈仙忽起寒簾
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歲靈仙握手趨入他室湘裙甚恨然亦
無可如何憤已歸室聽其所為而已既而仲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
言後恐却之不得耳仲疑其妬不樂而散次歲靈仙不召自來
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為禮仙竟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次女望其
來則話辱之而亦不能却也月餘仲病不能起始大悔與湘裙
與共寢處真可避之晝夜之防稍懈則人鬼已在陽臺湘裙
據杖逐之鬼忿與爭湘裙任弱手足皆為所傷仲寢以沉困

湘裙泣曰。吾何以見吾姊乎。又數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入。不覺從去。至途。遇無資斧。邀隸便道過。兄所。兄見之。驚駭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矣。乃出白金一裹。謂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使厥子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大陪隸飲。反身入家。便告以故。乃令甘氏隔壁喚歲靈仙。俄至。見仲款適。伯揪返罵曰。淫婢。坐為蕩婦。死為賤鬼。不齒群衆久矣。又崇吾弟耶。立批之。雲鬢蓬飛。妖容頓減。久之。一姬來。伏地哀懇。伯又責姬。縱女宣淫。訶詈移時。始令與女俱去。伯乃送仲出。艱忽間。已抵家門。直至臥室。豁然若寤。始知通問之已死也。伯責湘裙曰。我與若姊。謂汝賢能。

故便從吾弟反欲促吾弟死耶。設非名分之嫌便當楚湘
裾慚悽歔泣望伯伏謝。伯顧阿小喜曰。兒居然生人矣。湘
欲出作泰伯曰。弟事未辦。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知慙父。
見父出零涕從之。伯曰。從叔最樂我行復來耳。轉身遂逝。從
此不復相聞問矣。後阿小娶婦生一子。亦二十而卒。仲撫其孤
如侄生時。仲年八十其子二十餘矣。乃析之湘裾無出。一日謂
仲曰。我先驅孤埋于地下可乎。盛妝上牀而歿。仲亦不哀。半
年亦歿。

異史氏曰。天下之友愛如仲幾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以年
也。陽絕陰嗣。此皆不忍死兄之誠心所格。在人無此理在天

寧寧有此數乎。地下生子願承前業者想亦不少。恐承絕
產之賢兄賢弟不肯收恤耳。

○○三生

湖南某能記前生三世。一世為金尹。闌場入簾有名士興于唐
被黜落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卷狀一投其同病死者以
千萬計。推興為首。聚散成群。某被攝去對質。閻王問曰。尔既
衡文。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辨曰。上有總裁。某不過奉行
之耳。閻羅即發一籤往拘主司。勾至。閻羅即述某言。主司曰。某不
過總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薦。吾何由見之。閻羅曰。此不
得相諉。其失一也。例合答。方將施刑。興不滿志。戛然大號。兩墀

諸鬼萬聲鳴和。閻羅問故。興抗言曰。咎罪太輕。是必拯其雙睛。以為不識文字之報。閻羅不肯。衆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見鄙耳。衆又請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剗胸。兩人灑血鳴嘶。衆始大快。皆曰。吾輩所鬱衆下。未有能一伸此氣者。今得興先生。怨氣都消矣。聞然而散。某受剖已。押校陝西為庶人子。年二十餘。值土寇大作。陷入盜中。有兵巡道。往年賊俘擄其衆。某亦在中。心猶自揣非賊。某可辨釋。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餘。細視則興也。驚曰。吾合休矣。既而俘者盡釋。惟某後至。不容置辨。立斬之。某至陰司。訟興閻羅不即拘。待其祿盡。遲之三十年。興方至。面質之興。以草

管人命罰作畜。稽其所為。曾杖其父母。其罪維均。某恐後世再報。請為犬畜。閻羅判為犬。犬某生于順天府市肆中。一日卧街頭。適有客自南携金毛犬來。犬如狸。某視之與也。心易其小。齧之。小犬咬其喉下。繫綴如鈴。犬犬據扑。嗥氣市人解之不得。而犬俱斃。並至陰司。互有爭論。閻羅曰。寬亡相報。何時可已。今為若解之。乃判與來世為某婿。某生度世二十八年。于卿生一女。嫺靜娟好。世族爭妻。禽焉皆不許。過臨郡。值學使發落諸生。其第一卷。李生即與也。遂執至族舍。優待之。問其家。適無偶。遂訂姻好。人皆謂憐才。不知其有夙因也。及完娶。相得甚歡。然婿恃才。輒侮翁。恒隔歲不一

至其門翁亦耐之後塔中歲淹塞苦不得售翁為百計營謀始保運捷從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點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之調停固善。然墮下千萬衆如此紛紛。亦天下之愛婦皆其中心。悲鳴號動者耶。

○○長亭

石太璞。泰山人。好厭禳之術。有道士遇之。喜其慧。納為弟子。啓牙齦。出三卷。上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卷授之。曰。展奉此書。衣食佳麗。皆有之。問其姓名。曰。吾汴城北村元帝親王赤城也。留數日。盡傳其訣。石由此精于符錄。委贅者接踵于門。一日有吏來。

自稱翁姓。炫陳帶帛。謂其女鬼病已殆。必求親詣。石聞病危。辭不受。勢始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舍華好。入室見少女卧敷幃中。婢以鉤掛帳。望之年十四五許。衣綴于床。形容已槁。近臨之。忽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狀。笑曰。白晝見少年來與共寢處。捉之已杳。少間復至。意其為鬼。石曰。其鬼也。驅之不難。恐其是狐。則非余所敢知矣。叟曰。必非必非。石授以符。是夕宿于其家。夜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人眷屬。起而問之曰。我鬼也。翁家盡狐。偶悅其女細亭。姑止焉。鬼為狐。崇陰陽無傷。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也。女之姊長亭。尤艷尤能。故留金壁以待高賢。彼如許字。

方可為之施治。爾時我當自去。石諾之。是夜少年不復至。女頓醒。天明。叟喜告石。請石入視。石焚香符。坐診之。見綉幕有女郎。麗如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索水灑幃。女即急以梳水付之。蹀躞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殊不在鬼矣。出辭。叟托製藥。去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婦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招石。托疾不赴。明日叟自至。石故作病狀。扶杖而出。叟問故。曰。此鰥之難也。叢夜婢子登榻傾跌。墮湯夫人泡兩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門如蘇者。叟嘿而出。石送囑曰。病瘥當自至。無煩玉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跛而見之。叟慰問曰。頃與荆人言。君如驅鬼去。便舉家安枕。小女長亭年十七矣。願遣奉事。

君子石喜頽首于地乃曰雅意若此病軀何敢復愛立刻出門並騎而去入視索者既畢石恐負約請與盟盟出曰先生何見疑也隨拔長亭所揮金簪投石為信石喜拜受乃徧集家人悉為被除惟長亭深匿不出遂寫一佩符使持贈之是夜寂然惟紅亭呻吟未已投以注水所患若失石起辭吏挽留殷懇至晚肴核羅列勸酌殊切漏二下主人辭去石方就枕聞叩扉甚急起視則長亭掩入倉皇告曰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走言已逕返身去石戰懼失色越垣急竄遙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也喜待獵已從與俱歸心懷怒憤無路可伸欲往汴城尋師治之奈家有老父病廢在牀日夜籌思達

退莫決。忽一日雙輿至門。則翁媼送長亭至。謂石曰。曩夜之歸。胡再不謀。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隱不發。媼促兩人庭畔訖。石欲設筵。媼曰。我非閑人。不能坐享甘旨。我家老子昏髦。倘有不恙。卽肯爲長亭一念老身。爲幸多矣。登車遂去。蓋殺婿之謀。媼不與聞。及追之不得而返。媼始知之心。不能平。與叟日相詰諍。長亭亦涕泣不食。媼強送女來。非翁意也。長亭入門。詰之始知其故。過兩三月。翁家取女歸寧。石料其不返。禁止之。女自此時一涕零。年餘生一子。名慧地。惟乳媼哺之。兒好啼。夜必歸母。一日翁家又以輿來。言媼思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時以一月爲期。既而半載無

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僦宅久空。又二年餘。望想都絕。而兒啼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父又病卒。倍益哀傷。因而病憊。苦次彌留。不能受吊。方昏憤間。忽聞婦人哭入。視之。則縗絰者長亭也。石大悲。一慟遂絕。婢驚呼。女始啜泣撫之。良久漸甦。曰。我疑已死。與汝相聚于冥中。女曰。非也。妾不孝。不得嚴父心。尼歸三載。誠所負心。適家人由東海過。此得翁函信。妾遵嚴命而終。兒女之情。不敢僭命而失翁嫗之禮。妾來時。母知而父不知也。言間。兒投懷中。言已始撫而泣曰。我有父。兄無母矣。兄亦噉唾一室掩泣。女起。經理家政。樞前性盛。索憤。石乃大慰。然病久急。切不能起。女乃請石外。无款洽。吊唁。喪既閉。石始能杖而起。

相與營謀殯葬。已而女欲辭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枕兒號隱
忍而止。未幾有人來言母病。乃謂石曰。妻為君父來。君不為妻
母放令歸耶。石許之。女使乳媪抱兒他適。涕洟出門而去。後
數年不返。石父子漸亦忘之。一日昧爽啓扉。則長亭飄入。石方
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曰。生長閨閣。視一里為遙。今一日夜而奔千里。
殆矣。細詰之。女欲言復止。固詰之。乃哭曰。今為君言。怨妻之所悲。而
君之所快也。適年徙居晉界。僦居趙縉紳之第。主客交最善。
以幼舅妻其公子。公子數通蕩。家庭頗不相安。妹歸告父。已留
之半年。不令還。公子恚恨。不知何處聘一惡人來。遣神緡鎖縛。
老父去。一門大破。頃刻四散矣。石聞之。哭不自禁。女怒曰。彼雖不

仁妻之父也。妻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百日流離。即不為父傷。事不為妻弔。聞之。怆然。更無片語相慰。藉何不義也。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渺矣。悵然自悔。拚已決絕。過二三日。媼與女俱來。石喜慰問。女俱伏驚。問其故。又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自堅。又要求人復何顏面。石曰。岳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敢忘。然聞禍而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于途中遇母。始知繫吾父者。乃君師也。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義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悲翁歸。則卿之夫。泣也。悲也。媼笑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即刻治任如昨。詢至元帝觀。則赤城歸未久。入而參拜。師問何來。石視厨下一老狐。孔前股。

而繫之。笑曰：弟子之來，為此老魅。赤城詰之曰：是吾岳也。因以實告道士。謂其狡詐，不肯輕釋。固請，始許之。石因倩述其詐。狐聞之，塞身入灶，似有慚狀。道士笑曰：彼羞惡之心，未盡忘也。石起牽之而出，以刀斷索抽之。狐痛極，齧石，然石不遽抽，而頻挫之。笑問之曰：蘇癩乎？勿拙可耶？狐睛睜睜，似有愠色。既釋，搖尾出觀而去。石辭歸，三日前已有人報，言信姬先去，留女侍石。石至，女逆而伏。石挽之曰：卿如不忘琴瑟之情，不在感激也。女曰：今復還故居矣。村舍鄰通，音問可以不梗。妻欲歸省，三日可旋。君信之否？曰：此生而無母，未便易折。我目下鰥居，習已成慣。今不似趙公子，而反德報之，所以為卿者盡矣。如其不遂，在卿。

為負義道里雖近當亦不復過問。何不信之與有。女去二日即返。問何速。曰父以君在汴曾相戲弄。未能忘懷。言之絮絮。妾不欲復聞。故早來也。自此閨中之往來無間。而翁婿間尚不通弔慶云。

異史氏曰。狐情反覆。譎詐已甚。悔婚之事。而女而輒詭可。知矣。然要而婚之。是啓其悔者。猶在初也。且婿既愛女而救其父止。宜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復狎弄于危急之中。何怪其沒齒不忘也。天下之有冰玉而不相能者。類如此。

○○○席方平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廟性慤拙。因與里中羊富室有卻。羊先

死數年。廉病垂危。謂人曰。羊某今賄囑冥使。榜我矣。俄而身亦
瘡。踴呼遽死。席慙。但不食。曰。我父朴訥。今見凌于強鬼。我將赴冥。
代伸冤氣矣。自此不復言。時竿時豆。狀類痴。蓋魂已離舍。席覺初
出門。莫知所往。但見路有行人。便問城邑。少逕入城。其父已收獄中。
至獄門。遙見父卧簷下。似甚狼狽。舉目見子。潛然流涕。曰。獄吏
悉受賄囑。日夜榜掠。脛股摧殘甚矣。席怒。大罵獄吏。父如有罪。
自有王章。豈汝等死魅所能操耶。遂出罵狀。越城隍早衙。喊
冤投之。羊惧。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
忿氣無伸。冥行百餘里。至郡。以官役私狀告諸郡司。遲至半
月。始得質理。郡司朴席。仍批城隍赴案。席至邑。備受桎梏。慘

寃不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訟。遣役押送歸家。後至門辭去。席不肯入。遁赴冥府。訴郡邑之酷貪。冥王立拘質對。二官密遣腹心與席閤說。許以千金。席不聽。過數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負氣已甚。官府求和而執不從。今聞于王前。各有函達。恐殆矣。席猶不信。俄有皂衣人喚入。升堂見冥王。怒色不容置詞。命笞二十。席厲聲問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聞。席受笞喊曰。受笞允當。誰教我無錢也。冥王益怒。置火床。兩鬼桴席下。見東墀有鐵床。熾火其下。床直通赤鬼脫席衣。擲置其上。反復揉捺之。痛極骨凹焦黑。苦不得死。約一時許。鬼曰。可矣。遂扶起。促使下床。著衣猶卓漱。而能行。復至堂上。冥王問敢再訟乎。席曰。大怨未伸。寸心不死。若言

不說是欺王也。必欲王曰：訟何詞？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鋸解其軀。二鬼拉去，見立木高八九尺許，有木板二，仰置其上，上下凝立模糊。方將就縛，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復押回。冥王又問：尚敢訟否？答曰：必訟。冥王命提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鋸方下，覺頂腦漸開，痛不可忍，顧亦禁而不號。聞鬼曰：「壯哉！此漢鋸隆王，尋至肋下。」又聞一鬼云：「此人大孝，無辜鋸令稍偏，勿損其心。」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頃半身闕矣。板解而身俱仆。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令合身來見。鬼即推令復合，曳使行。席覺鋸縫一道，痛欲復裂。半步而路，一鬼于腰間出絲帶一條，授之曰：「贈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身頓健。

殊無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復問如前。席恐再罹酷吏。便答不
訟矣。冥王立命送還陽界。隸率出北門。指示歸途。反身遂去。席
念陰曹之昧暗。尤甚于陽間。奈無路可達。帝聽世傳灌口二郎
為帝勲戚。其神聰明正直。訴之當有靈異。竊喜二隸已去。遂
轉身南向。舍脫間。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歸。今果然矣。梓回復
見舅王。竊疑冥王益怒。禍必更慘。而王殊無厲容。謂席曰。汝志誠
孝。但汝父冤我已為若雪之矣。今已往生富貴家。何用汝嗚呼為。
今送汝歸。予以千金之產。期順之壽。亦願足乎。乃註籍中。廟以
巨印。使親視之。席謝而下。鬼與俱出。至途。驢而罵曰。奸猾賊類。
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當捉入天磨中。細研之。席張目叱曰。

鬼子胡為者。我性耐刀鋸。不耐撻楚。請反見王。如令我自歸。亦復何勞相送。乃逐奔。二鬼俱溫語勸回。席故蹇緩行數步。輒起路側。鬼舍怒不敢復言。約半日至一村。一門半開。鬼引與共坐。席使據門闕。二鬼乘其不備。推入門中。驚定自視。身已生為嬰兒。憤啼不乳。三日遂殤。魂慙。不忘淮口。約奔數十里。忽見羽葆來。旛戟橫路。越道避之。因犯鹵簿。為前馬所執。繫送車前。仰見車中一少年。丰儀瑰瑋。問席何人。席冤憤正無所出。且意是必巨官。或當能作威福。因緬訴委頓。車中人命釋其縛。使隨車行。俄至一處。官府十餘員迎謁道左。車中人各有問訊。已而指席謂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愬。宜即為之剖決。席詢之從者。始知車中

即上帝殿下九王所屬即二即也。席視二即脩軀多髯不類世間所傳九王既去。席從二即至一官廨。則其父與羊姓並衛隸俱在。少頃檻車中有囚人出。則冥王及郡司城隍也。當堂對勘。席所言皆不安。三官戰慄。狀若伏罪。二即援筆立判。頃刻傳下判語。令案中人共視之。判云。勘得冥王者。職膺王爵。身受帝恩。自應貞潔以率臣僚。不當貪墨以速官謫。而乃繁縷祭戰。徒誇品秩之尊。羊狼狼貪。竟玷人臣之節。斧敲斷。入木。婦子之皮骨皆空。鯨吞魚。食蝦。螻蟻之微生。可憐。常拘西江之水。為鰓。渝腸。即燒東壁之床。請君入甕。城隍郡司為小民父姪之官。司上帝牛羊之牧。雖則職居下列。而素瘁者不辭折腰。

即或勢逼天條而有意者亦應強項乃上下其鷹鷂之手既圖
念夫民貧且飛揚其狙獠之奸更不嫌乎鬼疫惟受賂而枉法
真入面而歎心是宜剔髓伐毛贖罪冥死所當脫皮換革仍
令胎生隸役者既在鬼曹便非人類祇宜公門脩德庶運諸磨
之身何得苦海生波蓋造彌天之孽飛跋扈之狗臉生六月之霜
隳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路肆淫威于冥界咸知獄吏為尊
助酷虐于昏官共以屠伯是懼當以法場之內剝其四腿更
向湯鑊之中撻其筋骨羊其富而不仁殺而多詐金光蓋地
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靈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無
日月餘腥猶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且藉羊氏之家以償席

生之孝。即押赴東岳施行。又謂庸廉念汝子孝義。汝性良懦。可再賜陽壽三紀。使兩人送之歸里。席乃抄其判詞。途中父子共讀之。至家。席先報全家。人皆棺視父。僵尸猶冰。俟之終日。漸溫而活。又索抄詞。則已無矣。自此家道日豐。三年良汝編界。而羊氏子孫微笑。樓閣田產盡為席有。即有置其田者。必贊神人。以之曰。此席家物。汝烏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種作。則終年升斗無所獲。于是復歸。席上父九十餘歲而卒。

異史氏曰。人言淨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且不知其所以來。又烏知其所以去。而況死而又死。生而復生者乎。忠孝志定。萬劫不移。異哉席生。何其偉也。

○○○素秋

俞慎字謹菴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于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
美如冠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投臂邀至寓所相與款
宴問其姓氏則金陵俞士忱也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更加浹洽
訂為昆仲少年遂喊名字為忱明日過其家書舍光潔然門庭
寂落更無僮僕引公子入內呼妹出拜年約十三四肌膚瑩澈粉
玉無其白也少頃托茗獻客家中似無臧獲公子異之數語遂出
自後友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或留共宿則以弱妹無伴為辭公子
曰吾弟流寓千里曾無應門之僮兄妹纖弱何以為生許不如從
我去有斗舍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約以場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

曰中秋月明如晝。妹子素秋具有蔬酒。勿違其意。竟枕入內。素秋出。略道強涼。便入複室。下簾治具。少間自出行矣。公子起曰。妹子弄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寒簾出。則一青衣婢捧壺。又一媼托鉢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早從事。而煩妹子。恂九微笑曰。妹子又弄性矣。但聞簾內吃作笑聲。公子不解其故。既而筵終。婢媼徹器。公子適嗽。悞咳婢衣。婢隨唾而倒。碎梳流涎。視婢則帛剪小人。僅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笑出。拾之而去。俄而婢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曰。此不過妹子幼時卜紫姑之小技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昏姻。答云。先人即世。去留尚無定所。故此遲下。遂與商定行期。歸宅携妹與公子俱西。

既歸除舍之。又遣一婢為之服役。公子妻韓侍郎之猶女也。尤憐愛。素秋飲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藝。老宿不能及之。公子初赴童試。恂九曰。姑為此業者。聊與君分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仕進。且一入此途。遂不能不戚。于得失故不為也。居三年。公子又下第。恂九大為扼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為成敗所感。故寧寂耳。今見大哥不能發舒。不覺中熱。十九歲老童。當效駒馳也。公子喜。試期送入場。邑郡道皆第一。益與公子下帷攻苦。踰年科試。並為郡邑冠軍。恂九名大譟。遠近爭婚之。恂九悉却去。公子力勸之。乃以場後為解。無何試畢。傾慕者爭錄其文。互相傳頌。恂九

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及榜發，兄弟皆黜。時方對飲，公子尚強作喙，恟然失色。酒殘，傾墮。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急呼妹至，張目謂公子曰：「吾兩人情雖胞，實非同族。弟自分已登鬼錄，叩恩無可相報。素秋已長成，既蒙嫂撫愛，腰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真吾弟之亂命也。」其時謂我人頭畜鳴者耶？恟然泣下。公子即以重金為購良材，恟然九命昇至，力疾而入。屬妹曰：「我沒後，即閉棺，無令一人開視。」公子尚欲有言，而目已瞑矣。公子哀傷如喪手足，然竊疑其囑異，俟素秋他出，啓而視之，則棺中袍服如蛻，揭之有素魚徑尺，僵卧其中。駭異，問素秋，役人慘然曰：「兄弟何所隔闕，所以然者，非避兄也，但恐傳布飛揚，妾亦不能。」

久居耳。公子曰：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寧不知我心乎？即中饋當無漏言，請勿慮。遂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婚于世家，恂九不欲。既歿，公子高，于素秋素秋不應。公子曰：妹子年已二十，長而不嫁，人其謂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顧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公子曰：諾。不數日，冰媒相屬，卒無所可。先是，公子妻弟韓荃來弔，得窺素秋心，愛悅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急戒勿言。恐公子知，韓心不釋。托媒風示公子，許為買。鄉閭節公子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者。批逐出門，自此交往遂絕。又有故尚書孫某甲將娶而婦卒，亦遣冰來。其中第人所素識，公子故一見其人，因使媒約。甲躬謁。

及期垂簾于內。金素秋自相之。甲至。乘馬駒從。炫耀閭里。人又
秀雅如處子。公子大悅。而素秋殊不樂。公子竟許之。盛備裝
奩。素秋固止之。公子亦不聽。卒厚贈焉。既嫁。琴瑟甚敦。然兄嫂
繫念。月輒歸寧。來時奩中珠繡必携。數事付嫂。收貯不解其
意。亦姑聽之。甲少孤寡。母溺愛太過。日近匪人。引誘嫖賭。家傳
書畫鼎彝。皆以酒博質。賤價。韓釜與有瓜葛。日招甲飲。而窮
探之。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甲初不肯。韓因求之。甲意搖
動。恐公子不甘。韓曰。彼與我至戚。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彼亦
無如我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家君在。何畏一俞。謹菴哉。遂
盛妝而姬出行。酒且日果如所約。此即君家人笑甲感之約期。

而公至日慮韓詐譖夜候于途果有輿來啓簾驗始不虛乃
導去姑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兄明白甲奔入誑素秋曰公
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妝州遂出輿既發夜迷不知何
所連行良遠殊不可到忽見二巨燭來衆切喜其可以開
路及至前則巨蟒面目如燈衆大駭人馬俱竄要輿路側將
曙復集則空輿存焉意必墜于蛇腹歸告主人垂首喪氣而
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為惡人騙去初不疑其婿之偽也
陪娶婢歸細詰情迹微窺其變忿極痛懇都邑某甲悞求
救于縣以金妻兩亡正復懊喪斥絕不為力甲呆愁無所復
計各處勾勝至俱以賂囑免行月餘金珠服飾典貨一空公子

于憲府究理甚急。邑官皆奉嚴令。甲知不能復匿。始出至公堂。實情盡吐。憲票拘韓對質。韓俱以情告父。上時已休職。怒其所為不法。執付隸。及見官所言及遇麟之變。意謂其詞枝梧。家人榜掠殆遍。甲亦屢被敲楚。幸母日帶田產上下營求。刑輒得不死。而韓僕已瘦斃矣。韓久困囹圄。願助甲賂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不許。甲母又請益以二姬。但求姑存疑案。以侍尋訪。妻又承叔母命。朝夕解免。公子乃許之。甲家罄貧。貧宅辦金而急切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其延緩。踰數日。公子夜坐齋中。素秋偕一媼。嘉然忽入。公子詰問。林固無恙耶。笑曰。麟變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竄入一秀才家。依于其母。彼亦識兄。

今在門外公子倒屣出迎則宛平名士周生也素相善把臂入
齋款洽臻至傾談既久始知願末初素秋昧與款生門母納
入詰之知為公子妹便欲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款居甚得母歡
以子無婦切屬意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為辭生亦
以公子交契故不肯作無媒之合但頻上值聽知訟事已有關說
素秋乃告母欲歸母遣生率一媼送之即屬媼為媒公子以素
秋居生家久亦有此心及聞媼言大喜即與生面訂姻好先是
素秋夜歸欲使公子得金而後宣之公子不可曰向憤無所成故索
金以敗之耳今復見妹萬金何能易哉即遣人告諸兩家罷之
又念生家不豐道又遠親迎殊難因移生母來居以恤九舊第

生亦備幣帛數樂昏嫁成禮一日嫂戲素秋曰今得新婿從前
枕席之愛猶憶之否素秋笑顧婢曰憶之否嫂不解研問之蓋
三年牀第皆以婢代每夕以筆画其面眉顰之去即對燭獨坐
墳亦不之辨也益奇之求其術但笑不言次年大比生將與公子
偕往素秋曰不必公子強挽而去是科公子中式生落第歸
踰年母卒遂不復言進取笑一日素秋謂嫂曰向求我術固未
肯以此贖物聽也今將遠別請秘授之亦可以避兵燹嫂驚問故
答曰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煙妾荏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
大哥富貴中人不可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數日又告別
公子留之不得至泣下問何往又不言鷄鳴早起携一白髮須

奴控雙衛而去。公子陰使人尾送之。至膠萊之界。塵霧幃天。既昧已迷所往。三年後。鬪寇犯順。村舍為墟。韓夫人剪帛置門內。寇至。見雲繞韋馱。高丈餘。遂駭走。以是得保無恙。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遇一叟似老奴。而髭髮盡黑。粹不能認。史傳足笑曰。我家公子尚健耶。借口寄語。秋姑亦甚安樂。問其居何里。曰遠矣。遠矣。忽遂去。公子聞之。使人于所在徧訪之。竟無踪跡。

異史氏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其來舊矣。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堅。寧如朝服主司。因衛命不衛文耶。一擊不中。冥然遂死。蠹魚之疾。一何可憐。傷哉。雄飛不如雌伏。

○○○賈奉雉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世而試輒不善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
姓卽風格飄洒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謀就正卽請之不甚
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則有餘大場取榜尾亦不足貴曰奈何
卽曰天下事仰而歧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
一二人二三篇以爲標準大率實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賈笑曰學
者立言貴乎不朽卽味列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爲養耳如此獵取功
名雖登台閣猶爲賤也卽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得君將抱卷
以終止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
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賈終默然卽起笑曰少年盛氣哉

遂別去是秋入闈復落邑不得志頗思即言遂取前所指示者
強讀之未至終篇昏然欲睡心惶惑無以自主又三年場期將近即
忽至相見甚歡出擬題七使實作文及成索閱不許令復作已
又嘗之實戲于落卷中集其藁并汎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
示之即喜曰得之矣因使熟記堅囑勿忘實笑曰實相告此言不
由中轉瞬即去使受夏楚不能復憶之也即坐案頭強令自誦一
遍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以此已足可以闔羣書矣驗其符
濯之不下深入肌裡入場七題無一遺者回思諸作茫不記憶惟
戲綴之文歷歷在心然把筆無以為羞欲少寬易而顛倒苦思更
不能復易一字日已西墜直錄而出即候之已久問何暮也實以實

告即求拭符視之已漫滅矣。回憶場中文渾如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其惟不作此等懸談不能讀此等文也。遂約明日過其寓。賈曰。諾。即去。賈復取文自閱。大非本懷。快。自矢不復訪。郎啓夷而歸。榜發竟中經魁。復閱舊稿。汗透重衣。自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乎。正慚作問。即忽至曰。求中即中矣。何其悶也。曰。僕遠自念以金玉抵賂狗彘。真無顏出見同人。料將遁跡山林。與世長辭矣。即曰。此論亦高。但恐不能耳。若果能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千載之名。亦不足戀。况僥來之富貴乎。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郎曰。吾志決矣。不告妻子。飄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所有是坐堂上。即使恭之。呼以師。是曰。來何

早也。卽曰：此人道念已堅，望加收護。叟曰：汝既來，須將此身並置度外，始得。賈唯聽命，卽送至一院，安其寢處，又授以銀，始去。房亦精潔，但戶無扉窗，無柵內，惟几一榻。賈解履登榻，月明穿射，覺微飢，取餅啖之，甘而易飽。因卽寢坐，但覺清香滿室，臟腑空明，脉絡皆可指數。忽聞有聲甚厲，似猫抓癢，自脇窺之，則虎蹲簷下，乍見甚驚。因憶師言，收神凝坐。虎似知有其人，尋入近榻，氣咻之，徧嗅足股。少間，聞庭中響動，如鷄受縛。虎卽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撲人，情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馥，賈瞑然不少動。又低聲曰：睡乎？聲音頗類其妻。心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試之幻術也。瞑如故。美人曰：鼠

子動矣。初夫妻與婢同室。婢褻惟恐婢聞。私約一謎曰。鼠子動。則相覿好。忽聞是語。不覺大動。開目凝視。其妻也。問何能來。答云。郎生恐君岑寂。思郎遣一姬導我來。言次因買出門。不相告語。僂僂之際。頗有怨懟。賈慰藉良久。始得嬉笑為歡。既畢。夜已向晨。聞更鼓聲漸近。庭院裏急起。無地自匿。遂越短牆而去。俄頃即從。更入更對賈。杖郎便令逐客。郎亦引賈自短牆出。曰。僕望君奢。不免躁進。不圖情緣未斷。累受亦責。從此暫別。相見行有日矣。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村。故在目中。意妻弱步。必滯途間。疾趨里餘。已至家門。但見房垣零落。舊景全非。村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

劉阮返自天台。情景真似不敢入門。於對戶憇坐良久。有老翁曳杖出。賈揖之。問賈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即是也。得無欲聞奇事耶。僕悉知之。相傳此公。聞捷即遁。時其子纔七八歲。母忽大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為之易衣。迨後窮蹙。房舍拆毀。惟以木架苦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遠近聞其異。皆來訪視。近日稍稀矣。賈豁然頓悟曰。翁不知賈奉雉。即某是也。翁大駭。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次孫祥至五十餘矣。以賈年少。疑有詐偽。少間夫人出。始識之。雙涕漣漣。上呼與俱去。若無屋宇。暫入孫舍。大小男婦奔入。盈側皆其曾玄。率陋劣才文。長孫婦與氏沽酒具。藜藿又使少子果及婦與已同室。除舍。祖翁姑賈入舍。

烟埃光溺。雜氣熏人。居數日。憊慌殊不可耐。而孫家分供餐飲。調
飪尤乖。里中以賈新歸。日召飲。而夫人恒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
女。頗嫺閨訓。承順不衰。祥家給奉漸疎。或呼而與之。賈怒。携夫人
去。設帳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理
舊業。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居年餘。吳氏猶時愧。而祥
父子絕迹矣。是歲。試入邑庠。事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
稍近就之。賈喚入計。囊所耗費。出金償之。祥絕令去。遂買
新第。移吳氏共居之。吳二子。長者留守舊業。次果。頗慧。使與
門人輩共筆硯。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澈。遂連捷登進士。又數年。以
侍御出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賈為人鯁峭。

不避權貴。朝中大僚。思中傷之。賈等疏恬退。未蒙俞允。未幾而
禍作矣。先是祥六子皆無賴。賈雖貧。斥不齒。然皆窈窕。餘勢以作
威福。橫占田宅。鄉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婦。祥次子某娶為妾。
乙故狙詐。鄉人歛金助訟。以此聞于都。當道交章劾賈。賈殊無以
自剖。被収經年。祥及次子皆瘦死。賈奉旨充遼陽軍。時果入
津。已久。人頗仁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以屬果。夫妻
携一僕一媼而去。賈曰。十餘年之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今始知
榮華之場。皆地獄境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一重尊案耳。
數日抵海岸。遙見巨舟來。鼓樂殷作。虞侯皆如天神。既近。舟中
一人出。笑請侍御過舟。少憩。實見驚喜。躡身而過。押吏不敢禁。

夫人急欲相從而相去已遠遂憤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人垂練于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盪舟且追且弣但聞鼓聲如雷與鼎沸相間瞬間遂省僕識其人蓋即生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閨中書就既成吟誦數四嘆曰亦復誰人識得遂棄而更假作以故閨墨不及諸稿實生羞而遁去蓋亦有仙骨焉乃再還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笑哉

○○○ 臘脂

東昌卞氏業牛醫者有女小字臘脂才姿惠麗父寶愛之欲占卜清門而世俗族鄰其寒賤不屑締盟所以及笄未字對戶龐姓

之妻王氏佻脫善謔女閨中談友也一日送至門見一少年過白服
裙帽丰采甚都女意動秋波頻轉之少年俯首趨去既遠女猶
凝眄王窺其意戲謂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無憾女羞紅上
頰脉脉不作一語王問識此郎否女曰不識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
孝廉之子妾向與同里故識之近以妻服未闋故衣素娘子如有
意當寄語使妻冰馬女無語王咲而去數日無耗女疑王氏未往
又疑宦商不肯俯就邑上徘徊漸廢飲食繫念頗苦寢疾惓惓
王氏適來省視研詰病由女曰自亦不知但爾日別後漸覺不快
延命假息朝暮人也王小語曰我家男子負販未歸尚無人致聲
鄂郎芳體遠和莫非為此女頰頰良久王戲曰果為此病已至是

尚何顧忌。先令其夜來聚。彼事不肯可。女嘆氣曰。事至此。已不能着。若果不嫌寒賤。即遣冰采。病當愈。若私約別斷。不可。王領之而去。王幼時與鄴生宿介通。既嫁。宿偵夫他出。輒尋舊好。是夜宿適來。因述女言為笑。戲屬致意。鄴生宿久知女美。聞之竊喜。其有機可乘。欲與婦謀。又恐其妬。乃假無心之詞。問女家閨閨甚悉。次夜踰垣入。直達女所。指叩窗。女問誰何。答曰。鄴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為百年不為一夕。即果愛妾。但當速遣冰人。若言私合。不敢從命。宿始諾之。苦求一握玉腕為信。女不忍過拒。力疾啓扉。宿遽入。抱求歡。女無力撐拒。仆地上。氣息不續。宿急曳之。女曰。何來。覓少。必非鄴郎。果是鄴郎。其人溫馴。知妾病由。當相憐恤。

何遂狂暴若此若復爾便當嗚呼品行虧損而無所益宿恐假迹敗露不敢復強但請後會女以親迎為期宿以為遠又請女厭糾纏約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許宿捉足解繡履而出女呼之遂曰身已許君復何吝惜但恐匪徒成狗致貽污謗今襲物已入君手料不可反君如負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卧心不忘履陰摸衣袂竟已烏有急起篝燈振衣冥索詰王不應疑其藏匿王又故嘆以疑之宿不能隱實以情告言已編燭門外竟不可得悵恨歸寢猶意深夜無人遺落當猶在途也早起尋亦復杳然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無藉嘗挑王氏不得知宿與洽思掩執以脅之是夜過其門推之未扃潛入方至窗下竊一物與若絮綿拾視則

巾裹女罵、伏聽之、聞宿自述甚悉、喜極抽息而出、踰數夕、越牆入女
家、門戶不悉、悞詣翁舍、翁窺窗、見男子、察其音迹、知為女來、大怒、
操刀直出、毛大駭、反走、方欲攀垣而下、追已近、急無所逃、反身奪刀、
媼起大呼、毛不得脫、因而殺翁、女稍痊、聞喧始起、其燭之、翁腦裂、
不能言、俄頃已絕于墻下、得續媼視之、照脂物也、逼女哭而實
告之、不忍貽累王氏、言鄂生之自至而已、天明訟于邑官、拘鄂、為
人謹誦、年十九歲、見人羞澁如處子、被執駭絕、上堂不能置詞、惟
有戰慄、寧益信其情實、橫加桎梏、生不堪痛楚、遂誣服及解
郡、獻朴如芭、生冤氣填塞、每欲與女面質、及相見、女輒詬詈、遂結
舌不能自伸、由是論死、經數官覆訊無異、後委濟南府覆審、

時吳公南岱守濟南。一見鄂生。疑其不類殺人者。陰使人從容私問之。俾盡得其詞。公以是益知鄂生冤。壽思數日。始鞠之。先問臙脂。訂約後有知者否。曰無之。遇鄂生時。別有人否。亦曰無之。乃喚生上。溫語慰問。生曰。曾過其門。但見舊鄰婦王氏。同一少女出。某即趨避。過此並無一言。吳公叱女曰。適言例無他人。何以有鄰婦也。欲刑之女。惧曰。雖有王氏。與彼實無干涉。公罷質。命拘王氏。拘到。禁不與女通。立刻出審。便問王殺人者誰。王曰。不知。公詐之曰。臙脂供殺卞某。汝悉知之。何得不招。婦呼曰。冤哉。淫婢自思。男子我雖有媒合之言。特戲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細詰之。始述其前後相戲之詞。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

撮合哉。女流涕曰：自己不肯致父慘死，詎結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誠不忍耳。公問：王氏既戲後，曾語何人？王供無之。公怒曰：夫妻在床，應無不言者。何得云無？王曰：丈夫久客未歸，公曰：雖然，凡戲人者，皆以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人言，將誰欺？命梧子指婦，不得已實供。曾與宿言。公于是釋鄂拘宿，至自供不知公以宿妓者必非良士。嚴械之。宿供曰：黠女是真，自失履後，未敢復往。殺人實不知情。公曰：踰牆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藉，遂亦誣承。招成報上，咸稱吳公之神。鉄案如山。宿遂延頸以待秋決矣。然宿雖放縱無行，實亦東國名士。聞學使施公愚山賢能稱最，且又憐才恤士，宿因以一詞控其冤枉。語言愴惻，公

乃討其招供反覆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寃也遂請于院司移案再鞠問宿生鞋遺何所供曰忘之但叩婦門時猶在袖中轉詰王氏宿介之外姦夫有幾供曰無之公曰淫婦豈得而私一人又供曰身與宿介稚齒交合故未能謝絕後非無見挑者身實未敢相從因使指其挑者供云同里毛大屢挑辱拒之矣公曰何忽貞白如此命榜之婦頓首出血方辨無有不釋之又詰汝夫遠出寧無有托故而來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貸餽贈嘗一二次入小人家蓋甲乙皆巷中游蕩之子有心于婦而未發者也公悉籍其名並拘之既齊公赴城隍廟使畫伏案前訊曰某夢神告殺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對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

自首尚可原宥。虐者廉得無赦。同聲言無殺人之事。公以三木
置地。將並夾之。括髮裸身。齊鳴冤苦。公命釋之。謂曰。既不自
招。當使鬼神指之。使人以袍襦悉障殿窗。全無少隙。袒諸囚
背。驅入暗室。始投盆水。一命自盡。訖。繫諸壁下。戒令面壁勿
動。殺人者當有神書其背。少間喚出。驗視。指毛曰。此真殺人
賊也。蓋公先使人以灰塗壁。又以烟煤濯其手。殺人者恐神來
書。故匿背于壁。而有灰色。脂出以手護背。而有烟色也。公
因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盡吐其實。判曰。宿介踏盆成
括殺身之道。成登徒子好色之名。祇緣面小無猜。遂野鴛如
家雞之戀。為因一言有漏。致得隴興望蜀之心。將伸手而踰

園牆便如鳥墮。冒劉郎而至洞。口竟賺門開。感悅驚。尾鼠
有皮。胡若此。攀花折樹。士無行。其謂何。幸而聽病燕之嬌啼。猶
為玉惜。情弱柳之憔悴。未似鶯狂。而釋公鳳子羅中。尚有文人
之意。乃却香盟于襪底。寧非無賴之尤。蝴蝶過牆。隔窻有耳。蓮
花解卸。墮地無踪。假中之假。以生。竟外之竟。誰信。天降禍起。酷
械至于垂止。自作孽盈。斷頸幾于不續。彼踰牆鑽隙。固有玷
夫儒冠。而慙李代桃。誠難消其冤氣。是宜稍寬。苦折其已
受之慘。姑降青衣。開其自新之路。若毛大者。刁猾無籍。市井凶
徒。被鄰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賊智忽生。開戶迎風。
喜得履張生之跡。求漿值酒。妄思偷韓掾之香。何意魄奪。自

天魂攝于鬼。浪乘槎木。直入廣寒之宮。迎泛漁舟。錯認桃源之路。
遂使情火息燭。慾海生波。刀橫直前。投鼠無他顧之意。是窮
安往。惡鬼起反噬之心。越壁入人家。止期張有剋而李惜。奪兵
遺績履。遂教魚脫網而鴻罹。風流道乃生此惡魔。溫柔鄉何
有此鬼域哉。即斷首領。以快人心。肺腑身猶未字。歲已及筭。以月
殿之仙人。自應有即似玉。原覓裳之舊隊。何愁貯屋無金。而乃
感關雎而念好逑。竟繞春婆之夢。怨標梅而思吉士。遂離倩女
之魂。為因一綫。纏縈。致使群魔交至。爭婦女之顏色。恐失胭脂。
惹鷺鳥之紛飛。並托秋隼。連鈎欄去。難保一瓣之香。鉄限敲來。
幾破連城之王。嵌紅豆于骰子。相思骨竟作厲階。喪喬于斧斤。

可憎才真成禍水。歲筵自守。幸白璧之無瑕。解綬苦事。喜錦
衾之可覆。嘉其入門之拒。猶潔白之惜人。遂其擲果之心。亦風
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爾永人。業既結。遐邇傳頌焉。自吳公鞠
後。女始知郭生。寃堂下相遇。覲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詞。而未可
言也。生感其眷戀之情。爰纂珠玑。而又念其出身微賤。日登公
堂。為十人所窺。指恐聚之為人。媼嘆日夜縈迴。無以自主。判牒
既下。意始安帖。是寧為之委禽。送鼓吹焉。

異史氏曰。甚哉聽訟之不可以不慎也。縱能知李代為寃。誰復
思桃僵亦屈。然事雖暗昧。必有其間。要非審思研察。不能得
也。嗚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獄明。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

民上者棋局消日。袖被放衙。下情民艱。更不肯一勞方寸。至
鼓動衙開。巍然坐堂上。彼曉者直以橙桔靖之。何怪覆盆之
下多泥堯哉。

施愚山先生校士山左。愛才如命。獎勵後進。非止衙文無益士
也。嘗有名士入場。作寶藏與馬文。誤認作水鉢。畢而始悟
之。料無不點之理。因作詞文後云。寶藏在山間。誤認却在水邊。
山頭蓋起水晶殿。瑚長峰尖珠結樹顛。這一回。崖中跌死撐船
漢。皆蒼天。留點蒂兒。好與朋友看。先生閱而和之曰。寶藏將山
誇。忽然見在水涯樵夫漫說漁翁話。題目雖差。文字却佳。怎肯放
在他入下。嘗見他登高怕險。那曾見會水湊殺。此亦怜才一事也。

○○○阿纖

蜀山者高密人質販為業常客蒙沂間一日途中阻雨至歇處
夜已深徧叩無應徘徊廡下忽二扉露開一吏出邀客入山喜從之
繫塞登堂上並無几榻吏曰我憐客無歸故相客納我實非責
食沽飲者家下止有老荆弱女已眠熟矣雖有京滿已宿勿嫌
冷啜也言已便入少頃以足床來置地上促客坐又携一短足几至往
來蹂躪山甚起坐不安吏令暫息少間一女即出行酒吏顧曰我
家阿纖興矣視之年十六七窈窕秀弱風致嫣然山有少弟未
婚竊屬意焉因問吏清貴尊闔答云士園姓古子孫天折剩
有此女遠不思攢其酣睡想老荆喚起矣問婿家阿誰答云未

字山坊喜既而品味雜陳似有宿具食已致謝曰萍水之人遂蒙寵惠沒齒所不敢忘緣翁盛德乃敢遽陳朴魯僕有第三郎十七歲矣讀書肄業頗不冥頑欲求援攀不堪寒賤乞受喜曰老夫在此亦是僑寓倘得相托便假一廬移家而往庶免懸念山都應之遂啟辰謝里殷勤安置而去鷄脫鳴豈出呼客鹽米束裝已酬以飯金固辭曰留客一飯萬無受金之理矧附為婚媾乎既別客月餘乃返去村里餘遇老嫗率一女即冠服盡素既近疑似阿緇女即亦頻轉顧因把嫗袂附耳不知何得嫗便停步向山曰君奚姓乎山曰然嫗憐客曰不幸老翁屢於敗堵今將上墓家虛無人請少待路側行即還也遂入林去移時始來

途已昏冥遂與偕行道其孤弱不覺哀啼山亦酸惻媼曰此處人
情大不平善狐孀難以過度阿緘既為君家婦過此恐遲時日不
如早夜同歸山可之既至家媼挑燈供客已謂山曰意君將至儲
粟都已糶去尚存二十餘石遠莫致之北去四五里村中第一門有
談二泉者是吾舊主君勿憚勞先以尊粟運一囊去叩門而告之但
道南村中古燒有數石粟糶作路用煩驅蹄馱一致之也即以囊
粟付山上策筵去叩門一碩腹男子出告以故傾囊先歸飯有兩
夫以五騾至媼引山至粟所乃在窖中山下為梯量執聚母放女
收頃刻盈囊付之以去凡四返而粟始盡既而以金授媼留其一
人二畜治任遂東行二十里天始曙至一市上頭賃駟談僕乃遂既

歸山以情告父母相見甚喜即以別第館媼卜吉為三郎完婚媼
治奩裝甚備阿纖亦言少怒或與言但有微笑晝夜續織無
停晷以是上下俱憐悅之屬三郎曰寄語大伯再過西道勿言吾
母子也居三四年美家益富三郎入泮矣一日山宿古之舊鄰偶
及曩年無歸投宿翁媼之事主人曰客悵矣東鄰為阿伯別第
三年前居者輒睹怪異故空廢甚久有何公新媼相留山訝之而未
深信主人又曰此宅向空十年無敢入者一日第後墻傾伯往視之
則石壓巨鼠如貓尾在外尚搖急歸呼眾往視則已渺矣羣疑
是物為妖後十餘日復入試寂無形聲又年餘始有居人山益奇
之歸家私語竊疑新婦非人陰為三郎慮而三郎篤愛如常久之家

人競相猜議。女微察之。至夜語三郎曰。妾從君數年。未嘗少失婦德。今置之不以人齒。請賜離婚書。聽君自擇良耦。因泣下。三郎曰。區區寸心。宜所夙知。自卿入門。家日益豐。咸以福澤歸卿。烏得有異言。女曰。君無二心。妾豈不知。但衆口紛紛。恐不免秋扇之捐。三郎再四慰解。乃已。山終不釋。日求善撲之術。以覘其異。女雖不惧。然厭之不快。一夕謂媼小恙。釋三郎省侍之。天明三郎往訊。則室已空矣。駭極使人四達踪跡。並無消息。中心營々。寢食都廢。而父兄皆以為幸。將為續婚。而三郎殊不懌。又年餘。終無音問。父兄輒相詰責。不得已。勉買一妻。然思阿纖不衰。又數年。異家日漸貧。由是咸憶阿纖。有叔弟嵐。以事至膠。迂道宿表戚陸生家。夜聞鄰哭甚哀。未遑詰問。

及返又聞之因問主人答云數年前有寡母孤女僦居于此目前
姥死女獨處無一綫之親是以哀耳問何姓曰姓古嘗閉戶不與
里社通故未悉其家世嵐驚曰是吾嫂也遂往款扉有人揮涕
出隔扉問曰客何人我家故無男子嵐隙窺而遙審之果嫂便曰
嫂啓闕我是叔家阿遂女板闕納入訴其孤苦悵悵悲懷嵐曰三
兄憶念頗苦夫妻即有乖迕何遂遠遁至此即欲賃與同歸女
愴然曰我以人不齒數故遂與娼偕隱今又返而依人誰不如白
眼如欲復還當與大兄分炊不然行乳藥求死耳嵐歸以告
三郎三郎星夜馳去夫妻相見各有涕淚次日告其屋主屋主
謝歸生親女美陰欲圖致為妾數年不取屋直頻風示娼亡

絕之。媼死，竊幸可媒。而三郎忽至，通計房租，以留難之三郎家故，不豐。聞金多有憂也。女曰：不妨。引三郎視倉儲，約粟三十餘石，賃租有餘。三郎喜，以告謝。不受粟，故索金。女嘆曰：此皆妻身之惡懷也。遂以其情告三郎。三郎怒，將訟于邑。陸氏止之，為散粟于里黨，獻貨償謝，以車送兩人歸。三郎實告父母，與兄析居。阿繼出私金，日建倉廩，而家中尚無僇石，共奇之。年餘，驗視則倉中泯矣。又不數年，家中大富，而山苦貧。女請翁姑自養之，輒以金粟周兄。習以為常。三郎喜曰：卿可謂不念舊惡矣。女曰：彼自愛弟耳，且非兄妻何緣識三郎哉？後亦無甚怪異。

○○瑞雲

瑞雲杭之名妓。色藝無雙。年十四。其母蔡。將使出應客。瑞雲
曰。此奴終身貧賤之始。不可州。價由母定。客則聽奴自擇之。媼
曰。諾。乃定價十五金。逐日見客。然見者必以勢。厚者接以奕。酬
以酒。薄者一茶而已。瑞雲名噪已久。富商貴介。接踵于門。餘杭
劉生。才名夙著。而家僅中貧。素仰瑞雲。固未敢擬同。爲夢。
亦竭微貲。冀得一睹芳澤。竊恐其閱人既多。不以寒酸在意。
及至相見一談。而款接殊殷。坐語良久。眉目含情。作詩贈生曰。
何事求漿者。藍橋叩曉關。有心尋玉杵。端只在人間。生得詩。
狂喜。更欲有言。忽小鬟來白客至。生倉猝遂別。既歸。吟玩詩。
意。神魂縈擾。過一二日。情不自己。脩贄復往。瑞雲接見良。

歡移坐近生。悄然曰。能圖一宵之聚否。生曰。窮蹶之士。惟有痴情。可獻知己。一絲之贄。已竭綿薄。得近芳容。私願已足。若肌膚之親。何敢作此夢想。瑞雲聞之。戚然不樂。相對遂無一語。生久坐不出。媼頻喚瑞雲以促之。生乃歸。心甚悵。思欲罄家以博一懽。而更盡而別。此情復何可耐。等思及此。熱念都消。由是音息遂絕。瑞雲擇婿數月。不得一當。媼患將強奪之。一日有秀才投贄。坐語少時。便起。以一指按女額曰。可惜。可惜。遂去。瑞雲送客返。共視額上有指印。黑如墨。濯之益真。過數日。墨痕益滿。年餘連額徹準。矣。見者輒笑。而車馬之迹。以絕。媼斥去妝飾。使與婢輩伍。瑞雲又往。而不任驅使。日益憔悴。賀聞而過之。見蓬首厲

下醜狀類鬼。舉目見生。面壁自隱。賀憐之。與溫言。願贖作婢。
溫許之。賀貸田傾貲。買之以歸。入門。牽衣攬涕。不敢以伉儷。
自居。願備妾媵。以俟來者。賀曰。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時猶能
知我。豈以衰故忘神哉。遂不復娶。聞者又嫻笑之。而生情益篤。
居年餘。偶至菰。見和生。忽問。抗有名妓瑞雲。近如何矣。賀曰。適
人矣。問何人。曰。其人率與僕等。和曰。若能如君。可謂得人矣。不知
其價幾何。賀曰。緣有奇疾。姑從賤售耳。不然。如僕者。何能於
拘欄中買佳麗哉。又問其人果能如君否。賀以其問之異。因反
詰之。和咲曰。實不相欺。昔曾一覲其芳儀。甚惜其以絕世之姿。
而流落不偶。故以小術誨其尤。而保其璞。留待懂才者之真賞耳。

賀急問曰君能點之亦能滌之否和咲曰烏得不能但須其人
一誠求耳賀起拜曰瑞雲之壻即其是也和喜曰天下惟真才
人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請從君歸便贈一佳人遂同返杭
抵家賀將命酒和止之曰先行吾法當先令治具若有歡心也
即令以盥器貯水戟指而書之以濯之當愈然須親出一謝醫
人也賀咲捧而奉立俟瑞雲自齎之隨手光潔艷麗一如當
年夫婦共德之同出展謝而客已渺倏覓之不得意者其仙歟

○○○仇大娘

仇侏晉人也值大亂為寇俘去二子福祿俱幼繼室邵氏撫養
孤遺紫能溫飽而歲屢侵豪壓者復凌藉之遂至食息不

侯仲叔尚康利其嫁屢勸駕邵氏夫志不從廉陰誘于大姓欲
强奪之閨說已成並無入知里人魏名以狡獪與仲家積不相能
事已思中傷之因邵寡偽造浮言以相敗辱大姓聞之思其不
德而止久之廉之陰謀與外之飛語邵漸聞之寃結附懷朝夕隕
涕四體漸以不仁妻身床榻禍甫十六歲因縫紉無人遂急為
舉姻婦姜秀才昭瞻之女頗賢能百事賴以經紀由此用漸裕
仍使續從師讀魏忌嫉之而陽與善頻招福飲福倚為心腹交
魏乘間告以尊堂病廢不能理家人生產弟坐食一無所
振作賢夫婦何為作牛馬哉且弟買婦將大耗金錢為君計不
如早析財貧在弟而富在君也福歸謀諸婦吐之奈魏日以

微言相漸漬。福感焉。真以已意告女。女怒。語焉之。福益恚。輒視金粟為他人物。而委棄之。魏栗機誘賭。倉粟漸空。婦知而未敢言。及糧絕。女駭問。始以實告。女怒。遂析之。幸姜女賢。旦夕為母執炊奉事。一如平日。福既念無顧忌。大肆淫賭。數月間。四屋悉債賄債。而母與妻皆不知。福資既罄。無所為計。因券妻貸資。苦無受者。邑人趙閼羅。原係漏網大盜。武斷一鄉。竟不畏福言之食。慨然假資。福持去。數日復空。意彌踴。將背券盟。趙橫目相加。福惧。賺妻付之。魏閼竊喜。急奔告姜。實將傾敗仇也。姜怒。訟興。福惧甚。亡去。姜至趙家。方知為婿所賣。大哭。但欲覓死。趙初慰諭之。不聽。既而威逼之。愈罵。大怒。鞭撻之。終不

背服因拔并自刺其喉急救已透食管血溢出趙急以帛束其項猶異從容而挫折焉明日拘票已至趙行已不置意官驗女傷命重咎之隸相顧不敢用刑官久知其橫暴至此益信大怒喚家人出立斃之善遂與女歸自妻之訟也邵氏始知福不肖此一號幾絕冥然大漸福時年十五雙亡無主先是仲有前室女大娘嫁于遠郡性剛猛每歸寧餽贈不泚其志雖逆父女往以憤去仲以是怒惡之數載已不往置問邵氏垂危魏欲使招之來而啓其爭適有貿販者與大娘同里使托寄信大娘且歆以家之可圖數日大娘果與少子至入門見幼弟侍病奴景象悽慘不覺惻然因問弟福祿實告之大娘聞之怨氣塞吭

曰家無成人遂任人蹂躪至此吾家田產諸賊何得賺去因入
厨下執火炊米先供母而後呼弟及子啖之啖已忽出詣邑投
狀訟諸博徒衆俱欲金賂大娘大娘受其金而仍訟之官拘甲
乙等各加杖責田產殊置不問大娘率子赴郡訟之郡守最惡
賭博大娘力陳孤苦及諸惡局騙之狀情詞慷慨守為之動判
令知縣追田給主仍懲仇福以儆不肖到縣邑令奉命敲逼
于是故產盡反大娘已寡乃遣少子歸且囑從兄務業勿得
復來大娘從此止母家養母教弟內外井然母大慰病漸瘳家
務悉委大娘里中豪強少見陵暴輒握刀登門侃々爭論因不
屈服居年餘田產日增時市藥餌珍肴饒道姜女見祿漸長成

囑媒謀姻。魏告人曰：仇家產業，悉屬大娘。恐將來不可復返矣。人咸信之。故無肯與論婚者。有范公子，父家中名園為晉第一園。名花夾路，直通內室。或不知而誤入之。公子怒，執為盜，杖幾死。會清明，祿自塾中歸。魏引與遨遊，遂至范園。魏故與園丁相熟，放金入廚，歷亭榭，俄至一處。溪水洶湧，有画橋朱欄，通一漆門。遙望門內，繁花如錦，蓋即公子內齋也。魏紹祿曰：君請先入。我適欲私馬。祿信之，背橋入戶。至一院落，聞女子哭聲，方停步。聞一婢出，覩見之，旋踵即返。祿始駭奔，無何公子出，叱家人綰索逐之。禍大甚。自投溪中。公子反怒為笑，命僕引出，見其容，賞都雅，便令易其衣履，曳入一亭，詰其姓氏，藹然溫語。意

甚親嫗。俄趨入內旋出。笑握祿手。過橋漸遠。曩所祿不解其意。遂巡不敢入。公子強曳之入。見花籬內隱有美人窺伺。既坐。則羣婢行酒。祿辭曰。童子無知。踐墜。得蒙赦宥。已出非望。但求釋令早歸。受恩匪淺。公子不聽。俄頃肴炙紛紜。祿又起。辭以醉飽。公子捺坐。笑曰。僕有一樂。拍名。若能對之。即放君行。祿請教。公子曰。拍名渾不似。祿默思良久。對曰。銀成沒奈何。公子大喜。曰。真石崇也。祿殊不解。蓋公子有女。名蕙娘。美而知書。日擇良偶。夜夢一人告之曰。石崇汝婿也。問何在。曰。明日落水溪。早告父母。共以為異。祿適符夢兆。故邀入內舍。使夫人女婢共覘之也。公子聞對而喜。乃曰。拍名乃小女所擬。屢思而無其偶。今得屬對。亦有

天緣僕欲以息女奉箕帚寒舍不乏第宅更無煩親迎耳祿惶然遜謝且以母病不能入贅為辭公子姑全歸謀遂遣國人負濕衣送之以馬既歸告母曰驚為不祥于是始知魏氏險然因凶得吉亦置不仇但戒子遠絕而已喻數日公子又使人致意母曰終不敢應大娘應之即倩雙媒納采焉未幾祿贅入公子家年餘遊泮才名籍甚妻弟長成敬少弛祿怒携婦而歸母已杖而能行頻歲賴大娘經紀第宅完好新婦既歸僕徙如雲宛然大家笑魏既見紀嬖妬益深恨無瑕之可蹈乃引旗下逃人誣祿寄貲國初立法最嚴祿依令徙口外范公子上下賄托僅以蕙娘免行田產盡沒入官幸大娘執析產書親身告理新增良沃若干頃

悉呈福名。母女始得安居。祢自分不返。遂寫離書付岳家。伶仃自去。行數日。至都北飯于旅肆。有丐子。恆坐戶外。貌絕類兄。親往訊詰。果兄。祢因自述。兄弟悲慘。祢解複衣。分數金。囑令歸。福泣受而別。祢至關外。寄將軍帳下為奴。因祢文弱。俾主文籍。與諸僕同棲止。僕輩研問家世。祢悉告之。內一人驚曰。是吾兒也。蓋仇仲初為寇家牧馬。後寇投誠。賣仲旗下。時從主屯關外。向祢緬述。始知真為父子。抱頭大哭。室俱為酸辛。已而憤曰。何物逃東。遂詐吾兒。因泣告將軍。將軍即命祢攝書記。函致親王。付仲詣都。仲伺車駕出。先投寬狀。親王為之坑轉。遂得昭雪。命地方官贖業歸仇。仲返。父子各喜。祢細問家口。為贖身計。乃

知伸入旗下。兩易配而無所出。時方課居。祿遂治任歸。初福別弟歸。旬日投大娘。大娘奉母坐堂上。搥杖問之。汝願受刑責。便可姑留。不然。汝田產既盡。亦無汝噉飯之所。請仍去。福涕泣伏地。願受笞。大娘投杖曰。賣婦之人。亦不足懲。但宿案未消。再犯首官可耳。即使人往告姜。姜罵曰。我是仇家何人來相告耶。大娘頻述告福。而柳榆之福慚愧。不敢出氣。居半年。大娘雖給奉周備。而後同廝養。福極作無忌詞。托以金錢。數不苟。大娘察其無他。乃白母求姜。姜復歸。姜意其不可復抗。大娘曰。不然。渠知肯事二主。楚毒豈肯自罷。要不能不有此忿耳。率弟躬往負荆。岳父母請讓良。大娘叱使長號。然後請見姜。姜請之再四。堅

避不出。大娘搜捉以出。女乃指福咄罵。福慚汗無地。自春姜母始
出。令起。大娘請問歸期。言何愛姊惠。慕多。今承尊命。豈復敢有
異言。但恐不能保其不再責也。且恩義已絕。更何顏與黑心無賴子
共生活哉。請別營一室。妾往奉事老母。較勝披削足矣。大娘
代白其悔。為翌日之約而別。次日以乘輿取歸。女逆于門而跪
拜之。女伏地大哭。大娘勸止。置酒為歡。命福坐案側。乃執爵而
言曰。我苦爭者。非自利也。今弟悔過。貞婦復還。請以簿籍交
納。我以一身來。仍以一身去耳。夫婦皆興。席改客。羅拜哀泣。大娘
乃止。居無何。昭雪命下。不數日。田宅悉還。故主魏大駭。不知其故。
自恨無術。可以復施。適西鄰有回祿之變。魏托救焚而往。暗以

編管熱祿第。風又暴作。延燒幾盡。止餘福居兩三屋。舉家依聚其中。未幾祿至。相見悲喜。初范公子得離書。待商蕙娘。蕙娘痛哭。碎而投諸地。父從其志。不復強。祿歸。聞其未嫁。喜如岳所。公子知其哭。欲留之。祿不可。遂辭而退。大娘幸有藏金。出葺敗堵。福負歸。營築。掘見窖鏹。夜與弟共發之。石池盈丈。滿中皆不動尊也。由是鳩工大作。樓舍群起。壯麗擬于世冑。祿感將軍義。償千金。往贖父。福詣行。因遣健僕輔之以去。祿乃迎蕙娘歸。未幾父兄同歸。一門歡騰。大娘自居望家。禁子省視。恐人議其私也。父既歸。堅辭欲去。兄弟不忍。父乃析產而三之。子得二。女得一也。大娘固辭。兄弟皆泣曰。吾等非姊。烏有今日。大娘乃

安之遣人招子移家共居焉。或問大娘異母兄弟何遂閤切如此。大娘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惟禽獸如此耳。豈以人而效之。福祿聞之皆流涕，使工人治其第，皆與已等。魏自計十餘年禍之而益福之，深自愧悔，又仰其富，思交歡之，因以賀仲階進，備物而往。福欲却之，仲不忍拂，受鷄酒焉。鷄以布縛縛足，逸入灶，火燃布，往棲積薪，僮婢不察，俄而薪焚，災舍一家惶駭，幸手指衆多，一時撲滅，而廚中已百物俱空矣。兄弟謂其物不祥，後值父壽，魏復餽羊，却之不得，繫羊庭樹，夜有僮被僕毆，急趨樹下，解羊索自經死。兄弟嘆曰：其福之不如其禍之也。自是魏雖殷勤，竟不敢受其寸鱗，寧厚醉之而已。後魏

老貧而作丐。仇每周以布粟而德報之。

異史氏曰。噫。嗟造物之殊不由人也。益仇之而益福之。彼機詐者。無謂甚矣。顧受其愛敬而反以得禍。不更奇哉。此可知盜泉之水。一掬亦污也。

○曹操塚

許城外有河水。洶湧近崖深黯。盛夏時有人入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斷浮出。後一人亦如之。轉相驚怪。邑宰聞之。遣人開斷上流。渴其水。見崖下有深洞。中置轉輪。上上排利刃如霜。去輪攻入。中有小碑。字皆漢篆。細視之。則曹孟德墓也。破棺散骨。所殉金寶盡取之。

異史氏曰。後賢詩云。盡掘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葬君
屍。寧知竟在七十二塚之外乎。奸哉瞞也。然千餘年而
朽骨不保。變詐亦復何益。嗚呼。瞞之智。正瞞之愚也。

○○○龍飛相公

安慶戴生。少薄行。無檢幅。一日醉歸。途中遇故表兄季生。醉后昏
眊。竟忘其死。問向在何所。季曰。僕已異物。君忘之耶。戴始恍然。
而醉亦不惧。問冥間何作答曰。近在轉輪王殿下。司錄戴曰。人世
禍福。當必知之。季曰。此僕取也。烏得不知。但過繁不甚關切。不能
盡記耳。二日前偶稽冊。尚睹君名。戴急問其何詞。季曰。不敢相欺。
尊名在黑暗獄中。戴大愧。酒亦醒。苦求拯拔。季曰。此非所能致力。

惟善可以已之。然君惡籍盈指。非大善不可復挽。窮秀才有何
大力。即日行一善。非年餘不能相準。今已晚矣。但從此砥行。則地
獄或有出時。戴聞之泣下。伏地哀懇。及仰首而季已杳矣。悵亡而
歸。由此洗心改行。不敢差跌。先是戴私其鄰婦。鄰人聞之而不肯
祭。思掩執之。而戴自改行。永與婦絕。鄰人伺之。不得以為恨。一日遇
于田間。陽與語。始窺簪井。因而墮之。井深數丈。計必死。而戴中
夜甦。坐井中大號。殊無知者。鄰人恐其復上。過宿往聽之。聞其聲。
急投石。戴移避洞中。不敢復作聲。鄰人知其不死。剗土填井。
幾滿之。洞中冥黑。真與地獄無異。況空洞無所得食。計無生理。
匍匐漸入。則三步外皆水。無所復之。還坐故處。初覺腹餒。久

竟忘之。因思重泉下無善可行。惟長宣佛號而已。既見燐火浮游。熒々滿洞。因而祝之曰。聞青燐悉為冤鬼。我雖暫生。固亦難反。如可共話。亦慰寂寞。但見諸燐漸浮水來。燐中有一人。高約人身之半。詰所自來。答云。此古煤井。主人攻煤。震動古墓。被龍飛相公決地海之水。溺死四十三人。我皆鬼也。問相公何人。曰。不知也。但相公文學士。今為城隍幕客。彼亦怜我等無辜。三五日輒一施水粥。思我輩冷水浸骨。起拔無日。君倘再履人世。祈撈殘骨。葬一義塚。則惠及泉下者多矣。戴曰。如有萬分之一。此更何難。但深在九地。安望重睹天日乎。因教諸鬼念佛。捻塊代珠。記其藏數。不知時之昏曉。倦則眠。醒則坐而已。忽見深處有龍燈。衆喜。

曰龍飛相公施食矣。邀戴同往。戴慮水沮衆強曳扶以行。飄
若履虛。曲折半里許。至一處衆釋令自行。步益上如陞數仞
之階。盡暗房廊堂上。燒明燭一支大如臂。戴久不見火光。
喜極趨上。坐一叟。儒服儒巾。戴趨步不敢前。叟已睹見。訝
問生人何來。戴上伏地。自陳。叟曰。我子孫也。因令起。賜之坐。自言
戴潛字龍飛。向因不肯孫堂。連結匪類。近墓作井。使老夫不安。
于夜室。故以海水投之。今其後續如何矣。蓋戴近宗凡五支。堂
居長。初邑中大姓賂堂。攻煤于其祖塋之側。諸弟畏其強莫
敢爭。無何地水暴至。採煤人盡死井中。諸死者家。羣興大訟。堂
及大姓皆以此貧。堂子孫至無立錫。戴乃堂弟裔也。曾聞先

人傳其事。因告翁。曰：此等不肖。其後焉得昌。汝既來此。當勿廢
讀。因餉以酒饌。遂置卷案頭。皆成洪制藝。迫使研讀。又命題
課文。如師教徒。堂上燭常明。不剪亦不滅。倦時輒眠。吳耕晨
夕。翁時出。則以一僮給役。歷時覺有數年之久。然幸無苦。但
無別書可讀。惟制藝百首。七四千餘遍矣。翁一日謂曰：子孽報
已滿。合還人世。余塚鄰煤洞。陰風刺骨。得志後當遷我于
東原。戴敘諾。翁乃喚集群鬼。仍送至舊坐處。群鬼羅拜。
再屬戴。亦不知何計可出。先是家中失戴。搜訪既窮。姓告官。
係累多人。杳無踪跡。積三四年。官離任。緝察亦弛。戴妻不安
于室。遣嫁去。會里中人復治舊井。入洞見戴。撫之未死。大駭。

報諸其家。昇歸。經日始能言其底裡。自戴入井。鄰人毆殺其妻。為妻翁所訟。數審年餘。僅存皮骨。而婦聞戴復生。大惧。亡去。宗人議寃治之。戴不許。且謂某時實所自取。此冥中之謠。于彼何與焉。鄰人察其意。無他。始逡巡而歸。井水既涸。戴賣人入洞拾骨。保各為具。市棺設地。莖葉塚焉。又稽宗譜。名潛字龍飛。先設品物祭諸塚。學使聞其異。又賞其文。是科以優等入闈。遂捷于鄉。既歸。坐北東。遷龍飛。厚葬之。春秋上墓。歲亡不衰。

異史氏曰。余鄉有攻煤者。洞深于水十餘人。沉溺其中。竭水求尸。兩月餘始得涸。而十餘人並無死者。蓋水大至時。共涸。

高處得不瀝。繼而上之。見風始絕。一晝夜乃漸甦。始知人在地
下。如蛇島之蟄。急切未能死也。然未至數年者。苟非至善
三年地獄中。豈復有生理哉。

○○珊瑚

安生內成。重慶人。父孝廉早卒。第二成幼。生娶陳氏。小字珊瑚。
性嫺淑。而生母沈悍不仁。遇之虐。珊瑚無怨色。每早且親妝往
朝。值生疾。母謂其誨淫。詬責之。珊瑚退。毀妝以進。母益怒。後賴
自過。生素孝。鞭婦。母少解。自此益憎婦。日雖奉事。維謹。終不與
一語。生知母怒。亦寄宿他所。示與婦絕。久之。母終不快。觸物類
而罵之。意總在珊瑚。生日。娶妻以奉姑。母。余若此。何以妻為。遂

出珊瑚使老姬送歸母家方出里門珊瑚泣曰爲女子不能作婦
歸何以見雙親不如死袖中出剪刀刺喉急救之血溢沾襟扶
歸生族壻家壻王氏寡居無耦遂止焉姬歸生隔隱其情
而心竊恐母知過數日探知珊瑚創漸平登王氏門使留珊瑚
瑚王召生入不入但盛氣逐珊瑚玉乃率珊瑚出見生問珊瑚
何罪生責其不能事母珊瑚默不作一語惟俯首鳴泣泪皆
赤素衫盡染生恻惻不能盡詞而退又數日母已聞之怒詣
王惡言誚讓王傲不相下返述其惡且曰婦已出尚屬安家何
人我自留陳氏女非留安氏婦也何煩強與他家事母怒甚
而窮于詞又見王意氣凶已慙沮大哭而返珊瑚意不自安思

他適。先是生有姊嬈于媼。即沈姊也。年六十餘。子死。止一幼孫。及
寡媳。又嘗善視珊瑚。遂辭玉往投媼。詰得故。極道妹子昏
暴。即欲送之還。珊瑚力言其不可。蕉囑勿言。乃與于媼居。如姑婦
焉。珊瑚有兩兄。聞而憐之。欲移歸另嫁。珊瑚執不肯。惟從于媼紡
績以自度。生自出婦。故多方為生謀嫁。而悍聲流播。遠近無與
為耦。積三四年。二成漸長。遂先為畢媼。二成妻媼。驕悍戾。皆
尤倍于姊。或怒以色。則減姑怒以聲。二成又懦。不敢為左右袒。
于是姊威頓減。莫敢撓。反望色笑而承迎之。猶不能得。姊歡。
姊姑役。母若婢。生不敢言。惟身持代。姊搯作滌器洒掃之事。皆
與焉。母子恒于無人處相對飲泣。無何。姊以鬱抑成病。委頓在牀。

便溺轉側皆須生。晝夜不得寐。面目盡赤。呼弟代役。甫入門。
猶相歔喚去。生于是奔告于媼。媼臨存入門泣且訴。未畢。珊
瑚自幃中出。生大慙。禁聲欲出。珊瑚以兩手掩鼻。生窘極。自肘下
冲出而歸。亦不敢以告母。無何于媼至。母喜止之。從此媼家無日不
有人來。必以甘旨餉媼。寄語寡媳。此處不餓。後無復爾。而
家中餽遺卒無少間。媼不肯少嘗食。緘留以待病者。禁病亦
斷。媼幼孫又以母命將佳餌來。媼病沈嘆曰。賢哉婦子。姪何
修。若媼曰。妹以去婦何如。人曰。嘻。誠不至夫。已氏之甚也。然烏如
甥婦賢。媼曰。婦在法不知勞。汝怒婦不知怨。惡乎。弟如沈乃泣下。
且告之。悔曰。珊瑚嫁也未。答云。不知。請訪之。又數日病愈。媼欲別。

沈泣曰。恐姊去我。仍死耳。媼乃與生謀。析二成居。二成告臧姑。臧姑不樂。語侵兄。兼及媼。生願以良田悉歸二成。臧姑乃喜。立析產書。已。媼始去。明日以車來迎沈。已至其家。先求見甥婦。道甥婦德。媼曰。小女子百善何遂無一疵。余固能容之子。即有婦如吾甥婦。亦不能事也。沈曰。完哉。謂我木石鹿豕耶。其有口鼻。豈有觸香臭而不知者。媼曰。被出如珊瑚。不知念子作何語。曰。罵之耳。媼曰。誠反躬無可罵。亦烏乎而罵之。曰。瑕疵人所時有。惟其不能賢。是以知其罵也。媼曰。當怨者不怨。則德焉者可知。當去者不去。則撫焉者可知。向之所餽遺而奉事者。固非予婦也。爾婦也。沈驚曰。如何。曰。珊瑚寄此久矣。向之所供。皆渠夜績之所貽也。沈聞之。泣。

數行下曰。我何以見我婦矣。媼乃呼珊瑚。珊瑚含涕而出。伏地
下。媼慚痛自撻。媼力勸始止。遂為姑壻。如初十餘日。偕歸。家中
薄田數畝。不足自給。惟恃生以筆耕。婦以針黹。二成稱饒。然兄
不之求。弟亦不之顧也。臧姑以嫂之出也。鄙之。嫂亦惡其悍。置不
齒。兄弟各院居。臧姑時有凌虐。一家盡掩其耳。臧姑無所用虐。
虐夫及婢。一日自經死。婢父訟臧姑。二成代婦質理。大受朴責。
仍坐拘臧姑。生上下為之營脫。卒不免。臧姑械十指。肉盡脫。官
貪暴。索望良奢。二成質田貸貲。如數納入。姑釋歸。而債家責
負日重。不得已。悉以良田鬻于村中。任刺。以田半屬大成。所
讓要生署券。生往。蘇忽自言。我女孝廉也。任某何人。敢市吾

紫又顧生曰。冥中感汝夫妻孝。故使我暫歸。一面生出涕曰。父有靈。急救吾弟。曰。逆子悖婦。不足惜也。歸家速辦金。贖吾血產。生曰。女子僅自存活。安得多金。曰。紫薇樹下有藏金。可以取用。欲再問之。翁已不語。少時而醒。茫不自知。生歸告母。亦未深信。俄始已率人往發窖。坎地四五尺。止見碑石。並無金。失意而去。生聞其掘藏。戒母及妻勿往視。後知其無所獲。母竊往窺之。見碑石雜土中。遂反。珊瑚絕至。則見土內悉白銀。呼生往驗之。果然。生以先人所遺。不忍私。召二成均分之。數適得揭取之二。各囊歸。二成與城姑共驗之。啟囊則瓦礫油中。大駭。疑二成為兄所愚。使二成往窺兄。方陳金几上。與母相慶。因實告兄。兄亦駭。而心甚憐之。舉金

而並賜之。二成乃喜往酬債訖。甚德兄。滅姑曰。即此益知兄詐。若非自愧于心。誰肯以瓜分者復讓入乎。二成疑信半之。次日債主遣僕來言。所償皆偽金。將執以首官。夫妻皆失色。滅姑曰。何如。我固謂兄賢不至于此。是將以殺汝也。二成俱往哀債主。以怒不釋。二成乃券田于主。聽其自售。始得原金而歸。細視之。見斷金二錠。僅累真金一匙葉許。中盡銅耳。滅姑因與二成謀。留其斷者。餘仍反諸兄。以覘之。且教之言曰。屢承讓德。實所不忍。薄留二錠。以見推施之義。所存物產。尚與兄等。余無庸多田也。業已棄之。賄否在兄。生不知其意。固讓之。二成辭甚決。生乃受。稱之少五兩。命珊瑚質奩。妝以油其數。携付債主。疑似舊金。以剪力夾驗之。紋色俱

足無少差謬遂收金與生易券二成還金後竟其必有參差既
聞舊業已贖大奇之滅姑疑發掘時元先隱其真金忽詣兄
所責數語厲生乃怡反金之故珊瑚逆而哭曰產固在耳何
怒為便生出券付之二成一夜夢父責之曰汝不孝不弟其限
已迫寸土皆非汝有占賴將以奚為醒告滅姑欲以田歸兄滅
姑强其愚是時二成有兩男長七歲次三歲未幾長男病痘
死滅姑始惧使二成退券于兄生不受無何次男又死滅姑益惧
自以券置嫂所養將盡田蕪穢不耕生不得已種治之滅姑自
此改行定省如孝子敬嫂亦至半年母病卒滅姑哭之慟勺水
不入口向人曰姑早死使我不得事是天不許我自贖也育十胎

皆不存遂以兄子為子。夫妻皆壽終。生養二子。皆舉進士。人以為孝友之報云。

異史氏曰。不遭坂危之惡。不知靖獻之忠。家與國有同情哉。逆婦化而母死。蓋一室孝順。無德以馘之也。滅姑自克。謂天不許其自賄。非悟道者何能有此言乎。然應迎死而以壽終。天固已恕之矣。生于憂患。有以矣夫。

○○○五通

南有五通。猶北之有狐也。然北方狐崇。尚可驅遣。而江浙五通。則民家美婦。取被淫占。父母兄弟。皆莫敢息。為害尤烈。有趙弘者。吳之典商也。妻閻氏。順風搖。一夜有丈夫。岸然自外入。按劍四顧。

婢媼盡奔閤欲出。丈夫橫阻之曰：「勿相畏。我五通神四郎也。我愛汝。不為汝禍。」因抱腰如嬰兒。置床上。裙帶自開。遂狎之。而偉岸甚。不可堪。迷惘中。呻楚欲絕。四郎亦怜惜。不盡其器。既而下牀。曰：「我五日當復來。」乃去。弘于門外設典肆。是夜婢奔告之。弘知其五通不敢問。質明視之。妻慙不起。心甚羞恨。戒家人勿播。婦三四日始就平復。惧其復至。婢媼不敢宿內室。悉避外舍。惟婦對燭含愁以伺之。無何四郎偕兩人入。皆少年。蘊藉有禮。列肴酒與婦共飲。婦羞縮低頭。強之飲。亦不飲。心惕息然。恐更番為淫。則命合盡矣。三人互相勸酌。或呼大兄。或呼三弟。飲至中夜。上坐二客並起曰：「今日四郎以美人見招。會當邀二郎。五郎。即聯酒。」

為賀遂辭而去。四郎挽婦入幃。婦哀免。四郎強合之。鮮血流離。昏不知人。四郎始去。婦奄卧床榻。不勝羞憤。思欲自盡。而投繯則帶自絕。屢試皆然。苦不得死。幸四郎不常至。約婦痊可始一來。積兩三月。一家俱不聊生。有會稽萬生者。趙之表弟。剛猛善射。一日過趙時。已暮。趙以客舍為家人所集。遂宿趙內院。萬久不寐。聞庭中有人行聲。伏窗窺之。見一男子入婦室。疑之。捉刀而潛視之。見男子與閭氏並肩坐。肴陳几上矣。忽火中騰奔而入。男子驚起。急覓劍。刀已中齧。匕裂而踣。視之。則一小馬。大如驢。愕問婦。婦具道之。且曰。諸神將至。為之奈何。萬握手禁勿聲。滅燭取弓矢。伏暗中。未幾有四五人自空飛墜。萬急發一矢。首者殛。三人吼起。

拔劍搜射者萬握刀依扉後寂不動一人入剝頭亦殪仍倚扉後久之無聲乃出叩閤告趙上大驚共燭之一馬而死室中舉家相慶猶恐二物復仇留萬于家烹馬而供之味美異于常饌萬生之名由是大譟居月餘其怪竟絕乃辭欲去有卜剗某苦要之先是木女未嫁忽五通晝降是二十餘美丈夫言將聘作婦委金百兩約吉期而去計期已迫閤家惶惧聞萬生名聖請過諸其家恐萬有難詞隱不以告盛筵既罷妝女出拜客年十六七是好女子萬錯愕不解其故離席慙僕某捺坐而實告之萬生平意氣自豪遂亦不彈至日某乃懸彩于門使萬坐室中目是不至疑新郎已在誅戮未幾見簪閤如烏墜

則一少年盛服入見萬反身而奔萬追出但見黑氣欲飛以刀耀
擇之斷其一足大噪而去俯視則巨爪大如手不知何物尋其血
跡入于江中某大喜閉萬無耦是夕即以所備床寢使與女合色
焉于是素患五通者皆拜請一宿其家居年餘始携妻而去
從此吳中止有一通不敢公然為害矣

異史氏曰五通青蛙惑俗已久遂至任其淫亂無人敢私議
一語萬生真天下之快人也

金生字玉孫蘇州人設帳于淮陰緡紳園中屋宇無多花木叢
雜夜既深僮僕盡散輒吊孤影一夜三漏將殘忽有人以指彈扉
急問之對以乞火聲類館僮啟戶則二八佳麗一婢從之生意

妖魅窮詰甚悉。女曰：妾以君風雅之士，枯寂可憐，不長多露，相與遣此良宵，恐言其故，妾不敢來，君亦不敢納也。生又以爲鄰之奔女，懼行喪禮，敬謝之。女橫波一顧，生覺魂都迷，忽顛倒不能自主。婢已知之，便去云：甯姑我且去。女領之，既而呵曰：去則去耳，甚得雲耶？霞耶？婢既去，女咲曰：通室中無人，遂偕婢從來。無知如此，遂以小字令君聞矣。生曰：卿深細如此，故僕懼有禍。機女曰：久當自知，保不敗君行止，勿憂也。上榻，緩其裝束，見臂上脫釧，以條金貫火齊，啣明珠二粒，燭既滅，光照一室，生益駭，終莫測其所自至。生于去時，選尾之女，似已覺，遽蔽其光，樹濃蔭，昏不見掌而返。一日生詣河北，笠帶斷絕，風吹欲落，輒

于馬上以手自按至河坐扁舟上飄風隨笠隨波竟去意頗自
失既渡見大風飄笠圓轉空際漸落以手承之則帶已緒矣
異之歸齋向女緬述女不言但微笑之生疑女所為曰卿果神人
當相明告以祛煩惑女曰岑寂之中得此痴情人為君破悶妾
自謂不惡縱令妾能為此亦相愛耳苦致詰難欲相絕耶生
不敢復言先是生有甥女既嫁為五通所惑心憂之而未以告人
緣與女狎昵既久肺腑無不傾吐女曰此等物事家君能驅
除之顧何敢以情人之私告諸嚴君生苦哀求許女沉思曰此
亦易除但須親往若輩昏我奴慧若令一指得着肌膚則此
耻西江不能濯也生哀求不已女曰當即圖之次夕至告曰妾

為君遣婢南下笑。婢子弱恐不能便誅却耳。次夜方寢。婢來叩
戶。生急內入。女問何如。答曰。力不能擒。已宮之矣。咲問其狀。
曰。初以為郎家也。既到始知其非。比至婿家。燈火已張。入見
娘子坐燈下。隱几若寐。我歛鬼覆甌中。少時物至。入室急
退。曰。何得寓生人。審視無他。乃復入。我陽若迷。彼啓衾入。又驚
曰。何得有兵氣。本不欲以穢物污損。奈恐緩而生變。遂急捉而
覆之。物驚嗥遁去。乃起啓甌。娘子若醒。而婢子行矣。生喜謝
之。女與俱去。後半月餘。女不復至。亦已絕望。歲暮解館欲歸。女
復至。生喜逆之。曰。卿久見棄。念必有獲罪處。幸不終絕耶。
女曰。終歲之好。分手未有一言。終屬缺事。聞君捲帳。故竊來。

一告別耳。生請偕歸。女嘆曰：難言之矣。今將別情，不忍昧。妻寶金能大玉之，如緣與君有夙分，故來相就。不合遣婢江南，致江湖流傳。言身爲君開割五通。家君聞之，以爲大辱，怒欲賜死。幸婢以身自恣，怒乃稍解。杖婢以百教，妾一跬步，必使保母從之。故隙一至，不能盡此舉。曲奈何言已欲別。生挽之而泣。女曰：君勿爾。後三十年可復相聚。生曰：僅年三十矣。又三十年，皤然一老，何顏復見女？曰：不然。龍宮無白髮也。且人生壽夭，不在容貌。如徒求駐顏，固亦大易。乃書一方於卷頭而去。生旋里，甥女始言其異云。當晚若夢，覺一人捉塞盞中，既醒，則血殷床褥。而怪絕矣。生曰：我輩積河伯耳。群疑始解。後生六十餘，貌猶類三十許人。一日渡河，遙見

上流浮蓮葉大如席。一麗人坐其上。近視則神女也。生躍從之。人隨荷葉俱小。漸如錢而破。此事與趙弘一則俱明季事。不知孰前孰後。若在萬生用武之後。則吳下僅遺半通。宜其不為害也。

○○○申氏

涇河之間有士人子申氏者。家屢貧。竟日恒不舉火。夫妻相對。無以為計。妻曰。無已子。其盜乎。申曰。士人子不能亢宗。而辱門戶。羞先人。死而後生。不如夷而死。妻忿曰。子欲活而忍辱耶。世不田而農者止兩途。汝既不能盜。我無寧娼乎。申怒與妻語相侵。妻含憤而眠。申念為男子不能謀西餐。至使妻欲娼。固不如死。潛起投繯庭樹間。但見父來。驚曰。痴兒何至于此。斷其繩。喘曰。盜

可以為湏擇禾黍深處伏之。行可富無庸取矣。妻聞墮地聲。驚寤呼夫不應。熟火覓之。見樹上縲紲。申死其下。大駭。撫柩之。移時而甦。扶臥牀上。妻忿氣少平。既明。托夫病乞鄰得稀醪。申申啜已出而去。至午。負粟至。妻問所從來。曰。余父執皆世家。向以搖尾羞。一故不屑相求也。古人云。不遭者可無不為。今且將作盜。何顧焉。可速炊。我將從卿言。往行劫。妻疑其未忘前言之忿。含忍之。因泔米作糜。申飽食訖。急尋堅木。斧作槌。持之欲去。妻察其意似真。曳而止之。申曰。子教我為。事敗相累。當無悔。絕裾而出。日暮抵鄰村。達村里許。伏焉。忽暴雨。上下淋漓。遙望濃樹。將以投止。而電光一焰已近村垣。遠處似有行人。恐為所窺。見

垣下有禾黍蒙密疾趨而入躡避其中無何一男子來軀甚壯偉亦投禾中申懼不敢少動幸男子斜行去微窺之入于垣中默憶垣內為富室元氏第此必梁上君子伺其重獲而出當合有分又念其人雄健倘善取不予必至用武自度力不敵不如乘其無備而襲之計已定伏伺良久直將鷄鳴始越垣出足未及地申暴起捉中腰脅踣然傾跌則一巨龜喙張如鉤大驚又連擊之遂斃先是元翁有女絕惠美父母甚憐愛之一夜有丈夫入室狎逼為懽欲號則舌已入口昏不知人聽其所為而去蓋以告人惟多某婢媼嚴迫門戶而已夜既寢更不知誰何自而開入室則羣衆皆迷婢媼徧逞之于是相告各駭以告翁已而家人操兵環繡閣空

中人燭而坐、約近夜半、內外人一時都眠、忽若夢醒、見女白身卧、
狀類痴、良之始悟、公甚恨之、而無如何、積數月、女柴瘠頽殆、
每語人有能驅遣者、謝金三百、申平時亦悉聞之、是夜得龜、
因悟崇翁女者、必是物也、遂叩門求賞、翁喜、筵之上座使人繫龜
于庭、鬻翁之留申過夜、其怪果絕、乃如數贈之、負金而歸、妻
以其隔夜不還、方且憂眊、見申入、急問之中、不言、以金置榻上、妻
開視、幾駭絕、曰子真為盜耶、申曰、汝逼我為此、又作是言、妻泣曰、
前特以相戲耳、今犯斷頭之罪、我不能為賊人累也、請先死、乃奔
申、遂出哭、曳而返之、具以實告、妻乃喜、自此謀生產、稱素封焉、
異史氏曰、人不患貧、患無行耳、其行端者、雖餓不死、不為

人憐。亦有鬼祐也。世之貧者。利所在忘義。食所在忘恥。人且不敢以一吏相托。而何以見諒于鬼神乎。已有貧民某乙。殯臘向盡。身無完衣。身念何以卒歲。不敢與妻言。時樛白挺出伏墓中。冀有孤身而過者。刳其所有。懸望甚苦。渺無人跡。而松風刺骨。不可復耐。意漸絕矣。忽見一人。僂僂來。心竊喜。持挺遽出。則一叟負囊道左。衣曰一身。實無長物。家絕食。遣于傭家。乞得五升米耳。乙奪米。復欲視其絮襖。叟苦哀求。乙憐其老。釋之。負米而歸。妻詰其自說。以賭債對。陰念此策良佳。次夜復往。居無幾時。見一人荷挺來。亦投墓中。蹲居眺望。意似同道。乙乃逡巡自塚後出。其人驚問誰何。答云。行道者。問何不行。曰。待

君耳其人失笑各以意會蓋道饑寒之苦夜既深無所獲獲
乙欲歸其人曰子雖作此道然猶雛也前村有嫁女者營耕
中夜舉家必殆從我去得當均之乙喜從之至一門隔壁聞
炊餅聲知未寢伏伺之無何一入啓門荷杖出行汲二入乘間
掩入見燈輝北舍他屋皆暗黑聞一媼曰大姐可向東舍一曷
汝奩妝悉在櫥中忘高鑰來也聞少女作嬌情聲二人竊喜
潛趨東舍暗中摸索得卧櫥啓覆探之深不見底其人謂
乙曰入之乙果入得一累傳遞而出其人問盡矣乎曰盡矣又
紿之曰再索之乃開櫥加鎖而去乙在其中苦急無計未幾
燈火亮入先妯孀聞媼云誰已高矣于是母及女上榻息燭

乙急甚乃作鼠噬物聲。女曰：積中有鼠，姐曰：勿壞爾衣。我疲頓已極，汝宜自覘之。女振衣起，發高啓積，乙突出，女驚仆。乙拔劍奔去，雖無所得，而竊幸獲免。嫁女家被盜，四方流播，或議乙之惧東遁百里，為逆旅主人賃作傭，年餘浮言稍息。始取妻同居，不絮白挺矣。此其自述，因類申氏，故附誌之。

○○○恒娘

都中洪大業妻朱氏，姿致頗佳，而相愛悅。後洪納婢竊帶為妾，貌遠遜朱，而洪愛之。朱不年，遂致反目。洪雖不敢公然宿妾所，然益驛妾，疎朱。後徙居與常商狄姓為鄰，狄妻恒娘，先過院謁朱。恒娘三

十許妾僅中人言詞輕情朱悅之次妻答拜見其室亦有小妾年二十許甚媚好鄰居幾半年並不聞其詬辭一語而狀猶鍾愛恒娘副室則虛位而已朱一日問恒娘曰予向謂良人之愛妾為其為妾也。竊欲易妻之名呼作妾。今乃知不然。夫人何術。如可授。顧北面為弟子。恒娘曰。嘻。子則自疎。而尤男子乎。朝夕而絮語之。是為業。驅雀其離滋甚耳。其歸益縱之。即男子自來。勿納也。一月後。當再為子謀之。朱從其謀。益飾寶帶。使從丈夫寢。洪一飲食。亦使寶帶共之。洪時以周旋朱。拒之益力。于是共稱朱氏賢。如是月餘。朱僅見恒娘。恒娘喜曰。得之矣。子歸。毀若妝。勿華服。勿脂澤。垢面敝履。雜家人操。

作一月後可復來。朱從之。衣敝補衣。故為不潔清。而紛績外無他問。洪憐之。使寶帶分其勞。朱不受。輒叱去之。如是者一月。又往見恒娘。恒娘曰。孺子真可教也。後日為上巳節。欲招子踏春園。子當盡去敝衣。袍褲襪履。新然一新。早過我。朱曰。諾。至日。攬鏡細勻鉛黃。一如恒娘教。妝竟過恒娘。恒娘喜曰。可矣。又代梳鳳髻。光可鑑影。袍袖不合時製。折其綫更作之。謂其履樣拙。更于笥中出紫履。共成之。訖。即令易着。臨別飲以酒。囑曰。歸去。一見男子。即早閉戶。後渠來叩門。勿聽也。三度呼可。一度納口索舌。手索足。皆吝之。半月後當復來。朱歸炫妝見洪。上下凝睇之。歎異于平時。朱少話游覽。便支頤作情態。

日未昏。即起入房。閤扉眠矣。未幾。洪果來款閤。朱堅卧不起。洪始去。次夕復然。明日洪讓之。朱曰。獨眠習慣。不堪復擾。日既西。洪入閤坐守之。滅燭登牀。如調新婦。綢繆甚歡。更爲次夜之約。朱不可。長與洪約。以三日爲率。半月許。復詣恒娘。恒娘問門與。詔曰。從此可以擅專房矣。然子雖美。不媚也。子之妾一媚。可奪而施之寵。況下者乎。于是試使睨曰。非也。病在外背。試使笑。又曰。非也。病在左頤。乃以秋波送嬌。又艱然歔鼻微露。使朱效之。九數十作。始畧得其彷彿。恒娘曰。子師矣。攬鏡而嫵習之。付無餘矣。至于床第之間。隨機而動之。因所好而投之。此非可以言傳者也。朱歸。一如恒娘教。洪大悅。形神俱感。惟恐見拒。日將暮。則相對。

調笑。跬步不離閨闥。日以為常。竟不能推之使去。朱益喜。過寶
帶。每房中之宴。輒呼與共榻坐。而洪視寶帶益醜。不終席。遂去
之。朱賺夫入寶帶房。扇閉之。洪終夜無所沾染。于是寶帶恨
洪。對人輒怨謗。洪益厭怒之。漸施鞭撻。楚寶帶愈不自修。施故
垢履頭。類蓬葆。更不復可言人矣。恒娘一日謂朱曰。我之術
何如。朱曰。道則至妙。然弟子能由之。而終不能知之也。縱之何也。
曰。子不聞乎。人情厭故而喜新。重難而輕易。丈夫之愛妾。非必
其美也。甘其所乍獲。而幸其所難遷也。縱而飽之。則珍錯亦厭。
況若美乎。毀之而復炫之。何也。曰。置不啻目。則似久別。忽睹艷妝。
則如新至。譬有人驟得梁肉。則視脫粟非味矣。而又不與之。

則彼故而我新彼易而我難此即子易妻為妾之法也。朱大悅遂為閨中密友。積數年。忽謂朱曰。我西人情若一體。自當不昧生平。向欲言而恐疑之也。行相別。敢以實告。妻乃孤也。幼遭繼母之變。鬻為都中良人。遇我厚。故不忍遽絕。戀亡以至今。明日。老父尸解。妾往省親。不復還矣。朱把手唏噓。早旦往視。則舉家惶駭。恒娘已杳。

異史氏曰。買珠者不貴珠而貴橋。新燕易難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而變憎為愛之術。遂得以行乎其間矣。古倭臣事君。勿令人見。勿使窺書。乃知容身固寵。皆有心得也。

○○○葛中

常大用洛人癖好牡丹聞曹州牡丹甲齊魯心向往之適以他
事如曹因假縉紳之固居焉時方二月牡丹未華惟徘徊園
中目注勾萌以望其拆作懷牡丹詩百絕未幾花漸含苞而資
斧將質尋與春衣流連忘返一日凌晨趨花所則一女即及老姬
在焉疑是貴家宅眷遂逡巡暮往又見之從容避去微窺之
宮妝艷絕眩迷之中忽轉一想此必仙人世上豈有此女子乎急
返身而搜之驟過假山適與姬遇女即方坐石上相顧失驚
姬以身憚女叱曰狂生何為生長跪曰娘子必是仙人姬咤之
曰如此妄言自當繫送金尹生大惧女即微笑曰去之過山

而去。生返復不能徒步。意女即歸告父兄。必有訪辱相加。偃卧
室齋。甚悔孟浪。竊幸女即無怨容。或當不復置念。悔懼交集。
終夜而病。日已向辰。喜無問罪之師。心漸寧帖。回憶聲容。轉恍
為想。如是三日。憔悴欲死。秉燭夜分。僅已熟眠。姬入持甌而進。
曰。吾家萬中娘子。手合鵲湯。其速飲。生駭然曰。僕與娘子夙
無怨嫌。何至賜死。既為娘子手調。與其想思而病。不如仰藥
而死。遂引而盡之。姬咲接甌而去。生覺藥氣香冷。似非毒者。
俄覺肺腑寬舒。頭顱清爽。酣然睡去。既醒。紅日滿窓。試起。
病若失心。益信其為仙。無可畫緣。但于無人時。虔拜而默禱之。
一日行去。忽于深樹內。覩面遇女郎。幸無他人。大喜。投地。女郎

近曳之忽聞異香竟體即以手握玉腕而起指膚軟膩使人
骨節欲酥正欲有言老姬忽至女令隱身石後南指曰夜以花
梯度牆四面紅窗者即妾居也亟而去生悵然魂魄飛散莫
知所往至夜移梯登南垣則垣下已有梯在喜而下果有紅
窗室中聞敲棋聲佇立不敢復前姑踰垣歸少間再過之子
聲猶繁漸近窺之則女郎與一素衣美人相對奕老姬亦在坐
一婢侍焉又返凡三往復渴已三催生伏梯上聞姬出云梯也誰置此
呼婢共移去之生登垣欲下無階恨悵而返次日復往梯先設
矣幸寂無人入則女郎兀坐若有思者見生驚起斜立含羞
生揖曰自今福薄恐于天人無分亦有今夕也遂狎抱之纖腰

盈掬吹氣如蘭。撐拒曰：何遽爾？生曰：好事多磨，遲為鬼蜮言未已，遙聞人語。女急曰：玉版妹子來矣。君可姑伏床下，生從之。無何一女子入，笑曰：敗軍之將，尚可復言戰否？業已烹茗，敢邀為長夜之歡。女即辭以困情。玉版固請之。女即堅坐不行。玉版曰：如此戀上，豈藏有男子在室耶？強拉出門而去。生出恨極，遂投枕軍室內，並無香奩。惟床頭有一水精如意，上結紫巾，芳潔可愛，懷之。越垣歸，自理衿袖，體香猶凝，傾慕益切。然因伏牀之恐，遂有懷刑之惧。籌思不敢復往，但珍藏如意，以冀其尋隔。夕女郎果至，哭曰：妾向以君為君子，不知其為寇盜也。生曰：有之，所以偶不君子者，第望其如意耳。乃攬體入懷，代解裙結。

玉肌乍露熱香四流偎抱之間覺鼻息汗重無氣不馥因
曰僕固意卿為仙人今益知不妄幸蒙垂盼緣在三生但恐
杜蘭香之下嫁終成離恨耳女笑曰君慮亦過妾不過離魂
之倩女偶為情動耳此事宜要慎秘恐是非之口捏造黑白
君不能生翼妾不能乘風則緇離更慘于好別矣生然之
而終疑為仙固詰姓氏女曰既以妾為仙七人何必以姓名傳
聞姬何人曰此秦姬妾少時受其露覆故不與婢輩等遂起
欲去曰妾處耳目多不可久竊踰隙當復來臨別索如意
曰此非妾物乃玉版所遺時玉版為誰曰妾叔妹也付鉤刀去
去後衾枕皆染異香從此三兩復輒一至生感之不復思歸而囊

橐既空。欲貨馬。女知之曰。君以妻故。漏囊質衣。情所不忍。又去
代步。千餘里。將何以歸。妻有私蓄。即可助裝。生辭曰。卿情好。撫
臆。誓肌。不足論報。而又貪鄙。以耗卿財。何以爲人乎。女固強之。
曰。姑假君。遂捉生臂。至一桑樹下。指一石曰。轉之。生從之。又扳頭
上簪。刺土數十下。又曰。爬之。生又從之。則窺口已見。女探入。出
白銀近五十餘兩。生把臂指止之。不聽。又出數十錠。生強分其
半。而後掩之。一夕。謂生曰。近日微有浮言。勢不可長。此不可不預
謀也。生驚曰。且爲奈何。小生素迂謹。今爲卿故。寡婦之失
守。不復能自主矣。一惟卿命。乃鋸斧鉞。亦所不遑顧耳。女謀偕
亡。命生先歸。約會于洛。生治任旋里。擬先歸而後迎之。比至。則女

卽車適已至門登堂朝家人四鄰驚賀而並不知其竊而逃也
生竊自危女殊坦然謂生曰無論千里外非邏察所及卽或知之
妾世家女卓王孫當無如長卿何也生弟大器年十七女顧之曰
是有慧根前鯉尤勝于君完婚有期妻忽天殞女曰妾妹
玉版君固嘗窺見之貌頗不惡年亦相若作夫婦可稱佳耦
生請作伐女曰是亦何難生曰何術曰妹與妾最相善而馬駕
輕車費一姬之往還耳生恐前情發不敢從其謀女曰不妨卽命
桑姬遣車去數日至曹將近里門婢下車使御者止而候于途
乘夜入里良久偕女子來登車遂發昏暮卽宿車中五更
復行女郎計其時日使大器盛服而迎之五十里許乃相遇御

輪而歸、鼓吹花燭、起拜成禮、由此兄弟皆得美婦、而家又日富、一日有大寇數十騎突入第、生知有變、舉家登樓、寇入園樓、生俯問有仇否、答云無仇、但有兩事相求、一則聞西夫人世間所無、請賜一見、一則五十八人各乞金五百、聚薪樓下、為縱火計、以脅之、生允其索金之請、寇不滿意、欲焚樓、家人大恐、女欲與玉版下樓、止之不聽、炫妝下階、未盡者三級、謂寇曰、我姊妹皆仙媛、暫時一履塵世、何畏寇盜、欲賜汝萬金、恐汝不敢受也、寇衆一齊仰拜、喑聲不敢、姊妹欲退、一寇曰、此詐也、女聞之、反身佇立曰、意欲何作、便早圖之、尚未晚也、諸寇相顧默無一言、姊妹從容上樓而去、寇仰望無跡、闌然始散、后二年

姊妹各舉一子。始漸自言魏姓。母封曹國夫人。生疑曹無魏姓。世家又且大姓失女。何得置之不問。未敢窮詰。心竊怪之。遂託故復詣曹。入境詰訪。世族並無魏姓。于是仍假館舊主人。忽見壁上有贈曹國夫人詩。頗涉駭異。因詰主人。主人咲即請往觀。曹夫人至。則牡丹一本。高與簷等。問所由名。則以其花為曹第一。故同人戲封之。問其何種。曰。葛巾紫也。愈駭。遂疑女為花妖。既歸。不敢質言。但述贈夫人詩以覘之。女慙然變色。遽出呼玉版抱兒至。謂生曰。三年前感君見思。遂呈身相報。今見猜疑。何可復聚。因與玉版皆舉兒。遙擲之。兒墮地並沒。生方驚顧。則二女俱渺矣。悔恨不已。後數日。墮兒

處生牡丹二株一夜徑尺當年而花一紫一白原大如盤較尋常之舊巾玉版瓣猶繁碎數年茂蔭成叢移分他所更變異種莫能識其名自此牡丹之盛洛下無雙焉

異史氏曰懷之專一鬼神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謂無情也少府寂寞以花當夫人况真能解語何必力窮其原哉惜常生之未達也